



论李宗舜《现代李白》中生命意识的诠释

**Interpretation of Life Awareness in Lee Cheng Soon's
“Modern Li Bai”**

张婉芊

TEO WAN CIEN

19ALB00641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JANUARY 2022



论李宗舜《现代李白》中生命意识的诠释

**Interpretation of Life Awareness in Lee Cheng Soon's
“Modern Li Bai”**

张婉芊

TEO WAN CIEN

19ALB00641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JANUARY 2022

目次

宣誓	iv
摘要	v
致谢	vii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对象	1
第二节 研究范围	3
第三节 前人研究	4
第四节 研究目的	8
第五节 研究方法	8
第二章 李宗舜生命历程对其诗歌的创作影响——从童年经历到《现代李白》	10
第一节 艰辛而美好的童年岁月	10
第二节 从“黄昏星”到“李宗舜”	12
第三节 为何写小诗？	15
第四节 小结	18
第三章 《现代李白》生命意识的内在诠释——从焦虑、反思到超越性	19
第一节 生命焦虑：悲剧意识和孤独意识	19
第二节 生命反思：摆脱梦魇，找寻归途	21
第三节 生命的超越性：“重回初心”	23

第四节 小结	28
第四章 《现代李白》对纯诗的追求和超越	29
第一节 对纯诗的追求：自我真实表现	29
第二节 对纯诗的超越：个体生命诗性展现	31
第三节 小结	33
第五章 结语	35
第一节 研究发现	35
第二节 研究局限和建议	37
引用书目	38
附录一：访李宗舜笔录稿	44
附录二：李宗舜事迹长篇	50

宣誓

谨此宣誓：此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签名：张婉芊 TEO WAN CIEN

学号：19ALB00641

日期：2022年4月15日

论文题目：论李宗舜《现代李白》中生命意识的阐释

Interpretation of Life Awareness in Lee Cheng Soon's "Modern Li Bai"

学生姓名：张婉芊

指导老师：曾维龙师 / 博士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马华诗人李宗舜（1954-）从现代浪漫主义的“黄昏星”演变为现实型创作者的“李宗舜”，从个人幻想性的乌托邦审美演变为将个体生命迈向都市、大自然等更广阔的日常生活。诗风的不稳定，致他诗龄近 50 年却一直处在马华研究领域边缘。他在 2011 年适应了其诗风的新变，迎来其诗歌创作的春天。其中，《现代李白》为他从中长诗跨越到小诗创作的代表作。他忠于表现自身生活感受和经历世界，从生活点滴捕捉生命片刻感悟，表达他对生命焦虑、反思生命和生命超越性的思索。强烈的生命关怀，使诗集贯穿了悲天悯人的情怀。展现了对纯诗的追求和超越。诗歌是诗人的心灵折光，生命意识必影响诗歌创作。本文从生命意识的角度，通过文本分析、访谈和整理其事迹长编，分析他写小诗的目的，挖掘《现代李白》生命意识的内涵，理解其精神世界。从中带出其小诗创作形象和特色，弥补其小诗研究尚未被开发的缺憾。

第一章阐明研究的对象、范围、目的、方法及前人研究。第二章探讨他的生命历程对其个性特征影响，它们对其小诗创作起着怎样的影响？第三章对《现代李白》中生命意识的内在诠释，于分析他所传达的生命主题及其思想内

涵，探讨其核心生命意识。理解他对自我情感的阐发，及他想向大众传达的具体思想。第四章对分析他的核心生命意识对其创作理念的影响，再从文学和现实的角度来总结其生命意识的价值和局限。末章总结本文研究并提出研究建议和局限。

【关键词】 马华诗人李宗舜、《现代李白》、生命意识、小诗

致谢

原本我只想在这里写上“谢谢”二字。它应当浓缩着我炽烈的却难以言说的情感。但是，有时什么也不说，反而会让人误会。感谢的话语，就这样，在矛盾中渐渐浮现。感谢论文指导曾维龙老师的悉心指导和帮助，让我学习了很多写论文的技巧和方法，论文才得以顺利完成。感谢李宗舜先生在百忙之中抽空参与访谈，才使论文的分析 and 论证部分更加完善。感谢顾问李树枝老师三年来的关心。感谢任课老师的谆谆教诲。感谢遇到的所有，祝愿国家、家人、学校、老师、友人和自己越来越好。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感谢一直在坚持和努力的自己。诗歌就好像一个精致的宝盒，装满了人类别样的灯火、激情和美。这也是我选择研究诗歌的原因。但看诗和研究诗之间有天壤之差。就我而言，写论文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在这过程中我仿佛游走在空白之中。会很好奇，究竟能够抓着什么呢？一场渴望中的云，终究未飘过。但天已经凉了，手心还是暖的。于是，要相信自己正艰难地、慢慢地靠近自己所想到达的塔尖。最终会发现，爱还是那么大，它们始终会伴随着宁静的光芒中涌入自身灵魂，并在你的心灵里旋舞。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内心平静的人，一切顺其自然。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对象

李宗舜为马华诗坛五字辈代表性诗人。截至 2021 年，他已出版十四本诗集，成果颇为丰硕。纵观他诗歌思想内容和美学风格，其创作历程可分成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 1973-1980 年，为他现代浪漫主义的“黄昏星”时期。语言典雅，内容以个人情感抒发为主，呈现出注重个人抒情感性的诗风特质。温任平《大马诗选》、钟怡雯和陈大为《马华新诗史读本（1957-2007）》等重要马华诗选集收录他此时期的诗作，为其诗歌创作的第一个丰收期。另，他在 1981 年从台返马后，经生活和阅历相互交替影响，演变为现实型创作者的“李宗舜”时期。即取材于日常所见所悟，内容涉及族群、自然等更为宽广的层面。

从“黄昏星”到“李宗舜”，其诗歌理念和诗风发生重大转折。正如庄若说：“1981 年为分水岭……早期古典，后期现代。早期语言优雅，后期通俗。早期写私我题材，后期写众生。”¹然而，他所取得的文学成果并不理想。温明明认为他未洞悉现实复杂性，诗语言拖沓，诗境营造力度不足。²他返马后迫于乌托邦幻灭、生计等内外因素影响，一度失语放弃写诗。他不想违背其写诗初心，遂停笔近五年后于 1989 年重回马华诗坛。但诗作一度流向平铺直叙，无普

¹ 渡也，〈永远不许相忘〉，见李宗舜，《李宗舜诗选 I》（台北：秀威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页 6。

² 温明明，〈“乌托邦幻灭”之后——论马华诗人李宗舜 1980 年代初的诗歌写作〉，《中外论坛》2018 年第 5 期，页 49-56。

遍意义³，故方路说他虽有成绩累积却无法在文坛中树立清楚形象⁴，导致他写诗生涯近 50 年却一直处在马华研究领域边缘。他在 2011 年适应了诗风的新变，正如方路说其诗风在 2011 年逐渐稳定，意象和语言控制自如，更见深度。⁵他迎来其诗歌创作的第二个春天，相继出版多部诗集，跻身马华诗坛活跃分子。基于此，他此阶段作品在其诗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应受到学界重视。

他爱诗如生命，不断实现自身诗歌的艺术超越，使他开始尝试大量创作小诗，并于 2020 年出版了他横跨十一年所写的小诗集《现代李白》（以下简称《现》）。马华诗坛中大量创作小诗者甚少，唯游川、方昂和他。游川和方昂在马哈迪时代用大白话入诗以让诗歌和生活结合，以唤起华族意识。他们为呐喊牺牲诗意，借助表演如音乐、舞台等转换为现场的、声音的诗意。尼采说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⁶因此，艺术创作过于功利或理性而缺乏个体性生命意识倾注，无法赋予作品更加动人的生命意蕴。他的小诗潜藏对生命的思考，生命意识使之有“橄榄果久嚼不去的余味。”⁷那么，他对小诗有什么抱负？想通过小诗向大众传达什么？如何联系生活？这与《现》的生命意识传达息息相关，激发本文对《现》的生命主题作进一步探讨。

另，马来西亚由于政府管制不当，加之社会发展而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城市逼仄的生存空间，生活环境恶化，族群利益分配不均，社会弥漫焦虑情绪。面对日益强烈的孤独体验，他将生命与诗歌结合，让它们在现实中回荡，在《现》寄托了其对于所处时代和环境的思考，彰显了马华“此时此地的现实。”他曾参与天狼星诗社和神州诗社，两社主张“中国性-现代主义”的新古典主义。

³ 张光达，《风雨中的一支笔》（雪兰莪：大将出版社，2001），页 66-80。

⁴ 方路，〈风向袋〉，见李宗舜，《四月风雨》（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14），页 176-177。

⁵ 方路，〈风向袋〉，页 176-177。

⁶ [德]尼采著、孙周兴译，《悲剧的诞生》（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页 2。

⁷ 张光达，《风雨中的一支笔》，页 67。

黄锦树认为他们的诗作充满仿古气息，现代感不知去向，马华诗人“此时此地的现实”也因嫌伤诗质而被摒弃。⁸论者评价他早期诗作有大中国认同意识形态，本文认为《现》已从这种意识形态演变为一种本土意识，深层原因值得探究。

第二节 研究范围

本文探讨《现》的生命意识呈现。自从告别了神州诗社，他在岑寂中独自成长。经多年沉淀思索，拥有更多人生经历和思索生命价值的机会，生命意识更加深邃。生命意识指立足于自身生命体验，感知和体悟生命，在此基础上以超越性大生命意识视野关照人生、透视人性，产生对人生命意义的关切与探寻，具体表现为作者对生命的体验、思考、策略与关爱⁹，其内容非常丰富，包括对生命自身的肯定和激赏、否定和困惑，对生命苦难的承受和怜悯等。

《现》共有 582 首小诗，是他和众生、大地、岁月共同悲欢和沉浮的心血之果。¹⁰据写作年份而划分为九辑：辑一“深渊”（2011.9-2012.12）、辑二“画像”（2013.1-2013.12）、辑三“雨中距离”（2014.1-2014.12）、辑四“瞬间”（2015.1-2015.12）、辑五“梦乡”（2016.1-2016.12）、辑六“灯夜”（2017.1-2017.11）、辑七“冷不冷”（2018.1-2018.12）、辑八“承接”（2019.1-2019.10）、辑九“让风硬起来”（2020.1-2020.12）。

每辑以最具代表性小诗为辑名，构成诗集主要主题，从中见其生命意识：辑一生存意识，人生存困境之可哀；辑二逃离意识，对生命自由的追求；辑三辑四时间意识，对岁月流逝之可叹；辑五理想意识，对精神生活不懈追求；辑

⁸ 黄锦树，〈寻找诗意：大马新诗史的一个侧面考察〉，《华文文学》2014年第121期，页97。

⁹ 杨守森，〈生命意识与文艺创作〉，《文史哲》2014年第6期，页98。

¹⁰ 李宗舜，〈告别庚子年〉，《现代李白》（霹雳：有加出版社，2020），页6-8。

六辑七孤独意识，漂泊的孤苦与无奈；辑八死亡意识，生命的凋谢与新生；辑九悲悯意识，对政客“隔岸观火”之讽。他写现代生活的苦难、对政客漠视民间疾苦的批判等，展现了他对个体生命本质的体认和对生命的态度。

第三节 前人研究

本文从三个角度来回顾前人研究：

一、从马华思潮的角度

方修《马华新文学简史》、戴小华·柯金德《马华文学七十年的回顾与前瞻》、陈应德〈马华诗歌发展简述〉，可从中了解马华文学中新诗的发展历程。陈应德认为它的发端和成长时期是1919-1936年，1937-1942年则为其兴盛时期。¹¹方修则表示，1919年是马华文学的起始，它应发端在1925年10月的《新国民日报》副刊，而1927年《南洋时报》副刊〈诗〉的出现开启了它的繁盛期。¹²摸索阶段的主题围绕在穷人苦难、乡愁等，写法较粗略。1925至1930年，马华诗坛初有本地色彩。受社会主义影响，呈现反殖民主义精神、工人与穷人苦难，整体技巧和思想薄弱。战前马华文学主流思想是反腐旧与侵略，诗歌创作技巧受中国五四运动阶段的诗人影响。政治、经济导致马华文学在1932至1936年进入“低潮时期。”1941年底日本侵略使之停滞三年八个月。1945年战争结束，《中国日报》、星马中文报章等陆续出现，马华文学发展进

¹¹ 陈应德，〈马华诗歌发展简述〉，戴小华·柯金德编，《马华文学七十年回顾与前瞻》（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1991），页44。

¹² 杨松年，《战前新马报章文艺副刊析论（甲集）》（新加坡：同安会馆，1986），页87。

入复苏阶段，作品有强烈地方意识。1960-1970年，马华文学受台湾影响进入现代主义思潮，代表作家温任平、沙禽等。¹³大马华人不受国家重视，马华文学离不开政治诗，以表复杂族裔问题和家国情怀。

陈大为《马华当代诗选（1990-1994）》据“字辈”来划分不同时代的马华作家风格。¹⁴李有成〈追忆马华现代诗〉述马华诗坛70-80年代的诗风转向：写实主义转为现代主义。前者有分“写实”“社会现实”，后者有分“现代抒情”“古典抒情。”¹⁵黄万华〈椰风蕉雨〉从马华诗坛风气变迁来论马华诗坛群体特点。19世纪50年代末至19世纪70年代中期的马华诗坛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对立到相互融合，呈现出“写实兼写意”（陈慧桦语，1989）的诗歌特质和晦涩转为浅白明朗的诗风。他认为个人遭遇是李宗舜诗风转变根本之因，而〈蜂〉〈有女同车〉〈茨广街的背影〉反映了现实苦难和反思历史，平淡几句却引人深思。¹⁶点出他充满人道主义关怀之作，但忽视其诗的技巧运用，非“浅白明朗”可概括之。

¹³ 戴小华·柯金德，《马华文学七十年的回顾与前瞻》（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1991），页151。

¹⁴ 陈大为，《马华当代诗选（1990-1994）》（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页15。

¹⁵ 张锦忠，〈守着另一种灯光或黑暗：追忆马华现代诗的逝水年华〉，李树枝、辛金顺编，《时代、典虑、本土性：马华现代诗论述》（吉隆坡：拉曼大学中华研究中心，2015），页38。

¹⁶ 黄华，〈椰风蕉雨话诗坛——从十年《蕉风》看当代马华诗坛〉，《华侨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页41-42。

二、从神州诗人的角度

他曾是神州诗社副社长。神州诗人持浓厚文化乡愁，以“复兴中华文化”为己任，想实现一个理想“古典中国。”¹⁷因大马华族受到被压抑的族群经验，由于使用中文创作，在认同上极与生产文化的那块土地产生错综情感，故在文化认同上以中国为根。¹⁸但现实中国已赤化，他们以想象塑造理想中国，体现了群体共居参与和进行国体建构的强烈意欲。¹⁹

一些论者对他的认识还停留在“黄昏星”时期的“祖国”“自由中国”等大中国认同意识形态。如许文荣、庄蕙洁等〈天狼星与神州等〉评价其诗流露着一股江湖侠气和传承华族传统文化使命感及对祖国向心意识。²⁰程国君〈海外华文诗歌〉探讨马华诗学思潮、主题等的演变和多样化，而其诗是中国古典与现代诗融合的现代自由诗。²¹

陈大为〈马华文学的江湖传说〉对截至1977年前其诗写作风格、表现手法和审美感受作出评价，肯定其诗语言凝练度及刚柔并济能力。²²王文泉《神州诗社的文化心理特征》，从文化心理角度如家庭、时代环境等因素探讨他们“抵抗性”“中国性”“现代意识”群体心理的基础之因。认为故乡环境塑造了他喜自然和好感伤精神气质²³，对其诗情感奠定作出重要论述。

¹⁷ 魏月萍，〈迂回的关系：神州诗社与台湾乡土文学论战〉，《文化研究》2021年第32期，页74。

¹⁸ 钟怡雯，〈从追寻到伪装——马华散文的中国图像〉，《中外文学》2002年第2期，页115。

¹⁹ 解昆桦，〈意象中国：1970年代战后第一世代诗人的国族符号建构〉，《文史台湾学报》2017年第11期，页131。

²⁰ 许文荣、庄蕙洁、王修捷，〈天狼星与神州等：中国性现代主义风潮的缔造者〉，许文荣、孙彦荳编，《马华文学十四讲》（吉隆坡：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2019），页102。

²¹ 程国君，〈海外华文诗歌的精彩篇章——马华诗歌的诗美探索与世界华文文学的学科归属问题〉，《江汉论坛》2013年第4期，页96。

²² 陈大为，〈神州诗社：马华文学的江湖传说〉，《外国文学研究》2013年第6期，页59。

²³ 王文泉，《神州诗社的文化心理特征》（北京：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2），页12。

三、从“作家-作品”的角度

张光达《风雨中的一枝笔》对其诗研究范围是〈李宗舜专辑〉（1989）和《风的颜色》（1995）。他高度肯定其对语言本质的掌握和一般现代诗美学技巧的运用，通过叙述视角、艺术效果等分析李诗特色与得失，认为他终通过抒情与叙事交汇的语言世界、陌生化的意象和表现手法，将生活现实转为艺术现实，具有深沉精神本质。²⁴

刘正伟〈出入乌托邦〉对《逆风的年华》进行主题探索，如理想、生命存在意义。²⁵温瑞安〈江山万里〉探讨其出生环境与其诗大自然的关系，认为他从山水中寻出自我真性情。²⁶吴岸〈期待中的清亮天空〉注意到其诗悲凉，却在近乎绝望中展现无限希望。²⁷这些评论与何乃健〈在沙漠中吃心的人〉对其诗评价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认为其诗语朴意华，内秀质丽，从痛苦与忧患沉思中转为甘馥诗篇，体现对生命的期许。²⁸温明明〈“乌托邦幻灭”〉，以他更改笔名为切入点，从环境、创作态度与观念、经历来探讨他诗风、题材转变内外因素，并运用现代阐释学、叙事学述其以自我命名的“弑父”方式摆脱温瑞安对他的影响，重建自我主体性。²⁹

学界对他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其诗风转变及其原因、诗歌特色与得失，总体伴随探讨其诗思想内涵、主题、表现手法等因素共同展开。有些论点抓住了

²⁴ 张光达，《风雨中的一枝笔》，页 66-80。

²⁵ 刘正伟，〈出入乌托邦〉，见李宗舜，《逆风的年华》（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13），页 9-26。

²⁶ 温瑞安，〈江山万里——评黄昏星、周清啸的诗集兼谈神州诗社几个人的诗〉，见周清啸、黄昏星，《两岸灯火》（台北：神州诗社，1978），页 1-16。

²⁷ 吴岸，〈期待中的清亮天空〉，见李宗舜、叶明，《风的颜色》（马六甲：凡人创作坊，1995），页 288-291。

²⁸ 何乃健，〈在沙漠中吃心的人〉，见李宗舜、叶明，《风的颜色》（马六甲：凡人创作坊，1995），页 292-297。

²⁹ 温明明，〈“乌托邦幻灭”之后〉，页 49-56。

他诗歌关键部分，如其诗特色、精神气质。另，对他的生命意识体现给予一定关注，如生命的沉思、对抗生命的焦虑等。但大多以单篇或一时段作品分析之，篇幅较少，年代较久远，研究不具有严密系统性，且多局限在他不平的人生际遇上，没能将这些生命主题上升为人类普遍命题。

第四节 研究目的

有关他的诗歌研究匮乏零散，其小诗研究尚未被开发。对其生命意识关注不足，无法明确其创作形象和特色。《现》反映他生活的印记。本文以生命意识的角度来探索他的小诗，了解其生命诉求，弥补其诗研究视野单一的缺憾。从理论意义上说，有助理解他的思想和精神追求，使其形象更加丰满和鲜明。从应用价值上讲，可从中了解他别于游川、方昂将小诗衔接生活的方式和目的，从而了解其小诗特色和《现》彰显“此时此地的现实”的深层原因，进一步丰富马华小诗研究。

第五节 研究方法

第一，文本分析法：指对作品进行比较、分析、综合，并提炼出评述性说明的研究方法。³⁰强调以文本为主，文本是句子、段落或文章，通过对文本表层至深层的剖析，掌握作品具体内容和完整意义，充分理解文本背后的隐性意义。以它为基础，涉及语言的表层，也涉及到辩证思维、文化内涵、精神价值

³⁰ 李佳音、郭锦辉，〈文本分析法在教育研究中的应用〉，《国际公关》2019年第8期，页102。

等方面，³¹从而发现那些特殊而深层的意义，展现文本魅力和价值。在此基础上，本文从生命意识角度，与历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解读李宗舜的成长经历、生命的时代社会背景，剖析时代和其生命的互动、碰撞所带来的影响，探讨其思想个性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核心生命意识等。以作品为中心，将历史与逻辑相结合，做到文本、逻辑与诠释点面相通。

第二，访谈法：通过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口头谈话方式，相互作用与构建“事实”和“行为”的过程，具有目的性、个别化收集第一手资料的研究性交谈。³²访谈涉及对李宗舜的生命历程、诗歌理念等整体性了解，作为本文的引证论据。对《现》的生命主题书写、生命意识的特色等提出更合理的见解。

第三，整理资料长编：通过掌握他各时期动向，了解其文学创作的高峰期，并从其自述和学者笔中得知他不同时期的思想感情、创作理想等，作为本文研究的参考辅助。

³¹ 郑训山、刘明录，〈文本分析法在大学英语《高级英语阅读》课程教学中的应用探究〉，《昌吉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页108。

³² 杨威，〈访谈法解析〉，《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114-116。

第二章 李宗舜生命历程对其诗歌的创作影响

——从童年经历到《现代李白》

第一节 艰辛而美好的童年岁月

李宗舜的父亲在他出生前因参加游击队而阵亡，这对他来说是历史创伤和童年缺失的双重打击，所带来的内心痛苦让他直到年老都无法消弭。〈退潮〉里写：连风的影子也捉不到，甚至河水干枯了也无法见到父亲的面容³³，表达了对未曾谋面的父亲的思念之情。他在〈日月无光〉后记写道“漫长的3年8个月，烧杀奸辱无辜百姓，先父奋勇抗日，曾多此被捕后灌水拷打至不成人形。”³⁴父亲的英勇作战，造就了他一种特殊的精神风范，形成他意志坚韧、性情刚烈的个性特征，也无形中教导他正视历史创伤，反思战争，创造警示性诗作。

他的母亲在安顺半港十英里路的芭地务农维生，大哥放弃学业养家。他和其兄长姐在课余之时帮忙他们耕作。收入微薄的李家居住在泥地的亚答屋，粮食的匮乏使他们依靠木薯饼来充饥。³⁵他回想起母亲为方便干活和照顾年幼的他，用破布在耕地树边搭一个摇篮。³⁶生活的清贫、家庭的微寒和饥饿的体验是他对人生苦难的初步认识。家人辛劳工作变现为一种实际劳作教育，加之他“自小与土地有亲息，感受到劳力本身便是喜悦”³⁷，让他明了自力更生的劳作之美，形成他自主自立、刻苦耐劳、坚韧不拔的品性。农民早休晚归、不安稳

³³ 李宗舜，〈退潮〉，《插身而过》（台北：秀威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页95-96。

³⁴ 李宗舜，〈日月无光〉，见李宗舜、周清啸、廖雁平，《风依然狂烈》（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10），页298。

³⁵ 邱诗婷，《李宗舜诗风演变和风格》（霹雳：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本科论文，2018），页10。

³⁶ 邱诗婷，《李宗舜诗风演变和风格》，页10。

³⁷ 温瑞安，〈江山万里〉，页3。

的生活状态，加上后来受天灾影响，他寄住在友人家而与家人分隔两地，使他倍感心酸、无助和孤独，塑造了他敏锐多思的心灵，养成了他早熟、负责的性格。故而，年幼的他已展现出成熟心智，从小学开始便独立步行往返美里的学校。³⁸〈美罗河〉记录他路上的所见所闻：

彼岸是浓郁的绿原/每日旭日升起时/看树叶滴下的晨露/学生车轰隆的乐音在桥上/穿过时把妳震得晕眩/小鸟啁啾啾啾底晨曲/细诉妳我的快乐。³⁹

拟人化的自然生命，展现了他对蓬勃生命力的自然意识。他说“我多喜欢那种自在和自满，流水自流水，我还是那果实爆裂时响往的听众。”⁴⁰从小感受到自然界的生命力，培养了他细腻敏锐的思维，感性而多愁善感的气质，豁达、包容、率真、朴实的性情，及对理想和自由的追求。

物质匮乏、童年缺失所造就的孤独，形成他独特的生命感受，是其生命意识的触发点，为内心奠下忧郁悲凉的格调。旷阔无边的大自然，与天地的长久联系，为他丰富活跃的内心世界、美好情操及伟大同情感起到奠基作用，进而内化为其积极而明亮的另一面。形成他悲观的乐观心态，即心理悲观却又携带着向往明亮的心灵秩序，消解生命的苦涩。

³⁸ 邱诗婷，《李宗舜诗风演变和风格》，页 10。

³⁹ 李宗舜，〈美罗河〉，见李宗舜、周清啸、廖雁平，《风依然狂烈》（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10），页 215。

⁴⁰ 周清啸、黄昏星，《岁月是忧欢的脸》（高雄：德馨室出版社，1979），页 197。

第二节 从“黄昏星”到“李宗舜”

李宗舜在中学时期遇到温瑞安、周清啸等人而触及到文学，其孤独的心灵渐被温暖起来，如他说文学“填补了我孤独空虚的生命泉源。”⁴¹志同道合的他们一起切磋文学，成立绿洲诗社。人的某些特性会在孩童时期显露出来，而他争强好胜的性格在此时便可窥见一斑，即热爱写诗，并尽其所能地写：

高二那年对自己所写的东西信心全失，又发现叶扁舟、许民强等……却写得很好，自卑感油然而生。⁴²
发现对方写得比自己多，就会回到家里拼命的伏案涂写，希望能超过对方……不断鞭策自己有所改进，更上一层楼。⁴³

诗歌仿如黑暗中的光源，成为他消解孤独的方式，从而让他发出“有不写诗就不能生活的心境，诗几乎是生命的一部分”⁴⁴的感慨。由于在创作上尚处学习阶段，早慧的少年天才温瑞安成了他的引路人，并帮他取了“黄昏星”的笔名。他自言“每有作品，必先交给大哥（温瑞安）过目。”⁴⁵温瑞安深刻影响了他的思想性格和文学创作。如温任平所说，他的个性和思想被温瑞安的意见观点和日常言行全给不作调节地稀释掉⁴⁶，致其早期创作生涯缺乏自我自主意识，导致他早期的诗流有一股江湖侠气和对祖国（中国）向心意识⁴⁷，并带有浓重自我想

⁴¹ 访李宗舜，张婉芊笔录，Zoom Meeting（网络视频录制），2022年3月23日。见“附录一：访李宗舜笔录稿。”

⁴² 黄昏星，〈两岸灯火〉，见周清啸、黄昏星，《两岸灯火》（台北：神州诗社，1978），页221。

⁴³ 黄昏星，〈两岸灯火〉，页221。

⁴⁴ 黄昏星，〈两岸灯火〉，页222。

⁴⁵ 黄昏星，〈两岸灯火〉，页221。

⁴⁶ 〈神州诗社：乌托邦除魅〉，温任平，2012年5月3日，<http://woonst.blogspot.com/2012/05/2012-03-06-1510-29420104198092624301974.html>。

⁴⁷ 许文荣，〈天狼星与神州等〉，页102。

象和虚构色彩。另，马来西亚在马来文化霸权环境底下，华族面临巨大威胁与压力。捍卫华族文化成了他年少时期的主要写诗目的。因此，他感慨早期的自己是在盲目地为文学而文学⁴⁸，而不是为自己而文学。

1969年大马爆发种族动乱事件“513”，加深他们欲捍卫华族文化理想，于1974年赴台留学，1976年成立神州诗社。对他而言，该诗社是“乌托邦的人间梦土。”⁴⁹他认真诚恳，尽善尽美地完成所有人交于他的大小事物，从不自持身份和迟到，连照顾狗也作一首怪歌来边做边唱。⁵⁰可见他对事物的乐观态度和对文学的崇高与热爱之情。

正当梦想的热气球不断升高时，该诗社在1980年卷入政治风波而解散。他说：“热血青年所追求之理想……旦夕之间成了幻灭的王国”⁵¹，理想瞬间灰飞烟灭。为诗社奔波的他早烙下病根——肝病，加上复学无望，背负着病痛独自返马。多面沉重打击让他感到无奈、悲痛，加深了他的孤独感，感到自己如流亡漂木，无根随风飘扬。⁵²他体会到命运的吊诡，流失以往对写诗的热度。⁵³

现实问题的激发也是促成他生命意识的重要原因。工作变动，为柴米油盐奔波，让他体会到打工人的辛劳，更透彻地看待社会人生和世态炎凉，为其日后写焦虑之诗埋下伏笔。他从涉世未深，怀带着梦想的少年成长为认清现实的青年。在经历了心灵的迷茫后，现实冲击他的自我苏醒：

⁴⁸ 蔡桐，〈人造钻石与文学——访李宗舜〉，《蕉风》1982年第353期，页24-26。

⁴⁹ 李宗舜，〈乌托邦幻灭王国——记十年写作现场〉，《笨珍海岸》（台北：秀威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页167-188。

⁵⁰ 温瑞安，〈江山万里〉，页11。

⁵¹ 李宗舜，《乌托邦幻灭王国：黄昏星在神州诗社的岁月》（台北：秀威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页181-183。

⁵² 李宗舜，《乌托邦幻灭王国》，页181-183。

⁵³ 李宗舜，《乌托邦幻灭王国》，页181-183。

应该回复自己的面目……自己取一个名字。……以前我认为，‘我投身于文学里面，就要把所有的精神都放在里面，甚至无条件去奉献去牺牲……。我想我现在的想法就不一样了。我认为创作是自己的东西，是‘自我。’……我有自己把握的方向。⁵⁴

为寻觅新的精神寄托和确立新的人生定位，他意识到自我的重要性。于是，在1981年将笔名从“黄昏星”改为“李宗舜”，从乌托邦幻想演变为从现实生活寻找诗意、题材。他不想成为世界的附属物，而是有血有肉，充溢自我思想和真实情感的个体生命。这是一种自我发现和回归，一种个人价值的肯定和追求。

此外，他想“过一些与世无争的日子”⁵⁵，然而马来西亚政治长年动荡不安，挥动他对国家前景的担忧：

她有一望无垠的橡胶林/和一大片白花花的锡矿场/……骑着脚踏车
印度工友瘦弱侧影/摇头摆脑哼着小调/穿越丛林，一咏三叹/……
马来半岛绿地常青/……从何时起/从富而穷，又从富而穷/……这
超大且矛盾的议题/三百年后，亦无人/能彻底解开。⁵⁶

大自然给予人类富饶，人类却在不断争夺利益权力，悲悯当时比华族地位更低的印族的生存处境，揭示斗争后经济萧条的社会，感叹和平时代何时到来，好让这一片土地恢复应有的生息。人类的腐败丑陋造就人类如此生存困境，让他思考人与人之间的敌意和隔阂，并感受着生命的脆弱，从而使他对生命的认知逐渐走向深层。

⁵⁴ 蔡桐，〈人造钻石与文学〉，页 24-26。

⁵⁵ 李宗舜，〈德土上完成的两首诗——不一样的心情〉，见李宗舜、叶明，《风的颜色》（马六甲：凡人创作坊，1995），页 219。

⁵⁶ 李宗舜，〈常青绿地〉，见李宗舜、周清啸、廖雁平，《风依然狂烈》（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10），页 229-230。

一方面，他更改笔名初衷源于自身寻求生命困局的解脱，生命意识理所当然成为其诗关键词，这也隐喻他诗歌理念和诗风的演变，标示着他重塑自我，开始走出象牙塔追寻“属于诗人自己的天空。”⁵⁷另一方面，乌托邦幻灭和动荡不安的政治社会，为他积攒了身体与心灵双重伤痛的创作素材，肝病又让他拥有与临近死亡的生命体验，造就其思虑日渐深远。他身份认同上的变化驱使他创作“此时此地的现实”，走入马来西亚社会各个层面，其诗歌中的大中国认同意识形态也因此演变为本土（马来西亚）意识。

第三节 为何写小诗？

自我生命状态意识的苏醒，激发他创作意识自觉，拓展自身诗歌的主题和题材范围，使其诗摆脱了个人幻想性的乌托邦审美之限，将个体生命迈向都市、大自然等更广阔的日常生活。他提倡让诗歌根植于现实，让生命回到最朴素状态——生活。文学产生的根本，为作者自我生命意识的精神创造。生命是文学的本质，而生命来源于生活本身，所以他认为诗人应关注现实的“风涌云动”⁵⁸，而不是“编织他的白日梦”⁵⁹，摒弃脱离生活的虚幻不实之作。

他从1972年开始写诗，其所出版的诗集如《风的颜色》《插肩而过》等，多以中长诗的形式呈现。在他看来，中长诗介于20至40行以上，而小诗则1至10行以内，两者无字数上的限制。⁶⁰他是优秀的生命歌者，把生命视为诗，用诗来书写生命。因此，写中长诗或写小诗，皆倾注了他的生命意识。不同的是，小诗体式短小，强调把对生活的感受加以审美熔铸，多将写景、抒情与说

⁵⁷ 李宗舜，《乌托邦幻灭王国》，页181-183。

⁵⁸ 李宗舜，〈诗人的天空〉，《蕉风》1989年第431期，页28。

⁵⁹ 李宗舜，〈诗人的天空〉，页28。

⁶⁰ 访李宗舜，2022年3月23日。

理融为一体，映现出诗人心灵之界及其对人生、生命的感悟与沉思，特别喜爱表征那种刹那间的感觉的情感⁶¹，更能展现他从生活点滴捕捉生命的片刻感悟的敏锐细腻的情思。

小诗强调诗人的敏锐触觉和对语言的掌握能力，才能展现它的“晶莹剔透”，即隽永有味、耐人阅读的。⁶²而中长诗能磨练诗歌创作的文字铺排、意象经营、字句间的衔接和行与行对接的节奏感。⁶³经多年的沉淀和铺垫，他的诗语言更加精准，他才真正地去经营小诗。可知，他对写诗具坚持不懈的努力，一直持着对自我认识的更新，在诗歌创作道路上一直前行。方才突破自身写中长诗的创作局限，展现对诗歌形式的探索。

此外，他认为诗人应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拥有一颗出淤泥而不染的心境和胸怀，同时要反思生活之苦，以“管窥天下。”⁶⁴这是因为诗歌成了他“在黑暗中寻找光源，照亮自己，燃亮其他的人”⁶⁵的精神支柱，影响他把诗歌创作当成终其一生的追求。另，当个人生命出入于焦虑、虚无和时间时，人格力度会增强，从而把他带向非个人化的存在深度：“我以前的作品……以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为主。我想一个文学创作者可以表达的，不仅是自己的东西，外面有很多东西也是可以表达的。”⁶⁶他在校中文系的“与诗人李宗舜《现代李白》交流会”中这么说：

⁶¹ 周作人，〈论小诗〉，杨匡汉编，《中国现代诗论》（广东：花城出版社，1991），上篇，页 62。

⁶² 访李宗舜，2022 年 3 月 23 日。

⁶³ 访李宗舜，2022 年 3 月 23 日。

⁶⁴ 李宗舜，〈识字忧患始〉，《擦身而过》，页 3-12。

⁶⁵ 温任平，〈神州诗社：乌托邦除魅〉。

⁶⁶ 蔡桐，〈人造钻石与文学〉，《蕉风》1982 年第 353 期，页 34-36。

我对小诗创作有很大的企图心，它更能捕抓到刹那间的灵思。我希望写出流露个人经历与在现实环境影响下的耐读作品，传达生活的那种五味杂陈，却又有看法和思想的诗，从而让大家都能读懂且感同身受。⁶⁷

小诗注重表达诗人的心灵，加之它快捷、简约而集中的形式，自然成为他抒发个人感受和传达思想的有力之具。

一方面，他在小诗中表现出自我意识的勃发在于他对自我情感的阐发。他以小诗来记其生活的点点滴滴，认为可帮助个人情思的表达。他关注个体生活和生命意识，希冀在生活本身的常态中写出“有血有泪的诗”⁶⁸，指由“个人的血泪和才情的激荡”所酝酿而成的，为诗人“真正地走入生活和感受生活”的结果，体现了诗人“生活的印记和对生活的态度。”⁶⁹无形中为自己“发声”⁷⁰，展现其内心的呼唤，和自身对社会、环境等的感叹。形成了他诗与生命融合的诗学观，呈现出对纯诗的追求。另一方面，他把悲欢离合视作审美观照与表达，希望通过立足于个人真切的体验和体悟的方式来连接生活，让读者产生精神和感情上的共鸣，从生活细节来连接和提升人的生命意识，赋予读者审视自身人生经历。因此，他自言其诗歌特点是“以小见大”，即从个人的小我见众生大我的缩影。⁷¹体现他对生命普遍意义的关注，追求个体日常生命的诗性展现。

⁶⁷ “与诗人李宗舜《现代李白》交流会”，拉曼大学中文系主办，金宝：拉曼大学，2021年8月11日。

⁶⁸ 李宗舜，〈在历史的掌声中〉，《乌托邦幻灭王国：黄昏星在神州诗社的岁月》（台北：秀威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页134。

⁶⁹ 访李宗舜，2022年3月23日。

⁷⁰ 访李宗舜，2022年3月23日。

⁷¹ 庄若，〈一或两座草庐〉，见李宗舜、叶明，《风的颜色》（马六甲：凡人创作坊，1995），页19。

第四节 小结

第一，诗歌的生命主题书写：早期的他深受温瑞安影响而缺乏自主意识，后出于感应生活和时代变化，促发他自我意识苏醒，激发他创作自觉。他意识到自己所追求的“中国性-现代主义”本质上的虚幻性，与自身现实生活渐行渐远，忽视了思考自身生存状态。另，童年压抑使他对反思历史和苦难有初步认识。少年时期满怀憧憬赴台留学，理想幻灭和现实因素，让他认识到社会的动荡不定，人与人之间充满冲突，促成其苦难意识的深化。他逐渐融入现实社会，对苦难的认知和国族的忧患迅速升华。父亲的反抗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写具有警示意味的诗，促使他以写诗来关怀现实和批判现实。他更改笔名，示意重塑自我，写有关“此时此地的现实。”

第二，小诗创作特色：他将写诗视为拯救自己和救赎他人的精神支柱。小诗快捷凝练的形式，成为他抒发心灵、表达生命意识、传达思想的有利之具。他阐发自身深入生活的所思所想，形成他诗与生命融合的诗学观。他探索个人与群体生命体验的共性，企图从个体经历来让其他个体连接起来，形成生命缠绕交织的状态。目的在于让他人瞥见自己或了解社会某些现象，产生感情和精神上的共鸣，起到警示和启迪的作用，实现“以小见大”的写作意义，提升人的生命意识。体现他既追求纯诗，又追求个体日常生命的诗性展现。

第三章 《现代李白》生命意识的内在诠释

——从焦虑、反思到超越性

第一节 生命焦虑：悲剧意识和孤独意识

父亲因战而死，让他意识到命运的悲剧性。他运用森林、肉体、灵魂的意象来隐喻马共游击队。通过父亲“深夜托梦”，感受“狂风席卷了他的头颅”“流了很多血”⁷²，从梦境深入到父亲亡灵的内心世界，倾听他悲戚声音，体验他死亡瞬间的恐惧，痛其所痛，感受到诗人身心创伤上的坚忍和惶恐。诗人通过冷凝的叙述，创造了一个历史“模拟现场”：“警笛呼啸/恰逢中逃亡老鼠/……/以鲜血喷洒头颅/扫除篱笆外/一阵枪林弹雨”⁷³，人同被囚禁的老鼠战争中，人际关系在战争中充分异化。“长期流荡/灵魂和肉体插身而过的广场”，阵亡的亡灵只能返回“战地”，重复感受那“麻醉冰冷的夜”⁷⁴，过去与现实“穿越”，表现出历史反讽的狂欢化叙述力量，衬托亡魂不见天日的悲惨人生。

诗人对父亲充满血性的经历带有崇敬和缅怀之情。他把着力点放在揭露战争本身的罪恶根源上，人在其中犹如困兽，折射出生命的脆弱及其在特定历史下的悲剧性，在个体生命的命运和历史情景的交融下，升华为一种形而上的哲学意味，从中感悟一种反战意识。

“至今还开着两扇门的家/却是我们守不住，永远的/神州诗社”⁷⁵，理想的破灭，使诗人知晓追求理想的艰辛与磨难，感受到自我的渺小与卑微，由此

⁷² 李宗舜，〈在整座阵亡的森林〉，《现代李白》（霹雳：有加出版社，2020），页394。

⁷³ 李宗舜，〈鲜血〉，《现代李白》，页166。

⁷⁴ 李宗舜，〈麻醉〉，《现代李白》，页138。

⁷⁵ 李宗舜，〈无从说起〉，《现代李白》，页17。

心生难以排解的挫折感和失败感。随着身边亲友相继离世，年老的自己也经常出入医院，“转身边城中央医院/乌云密布的三楼/探望停留窗外/一朵快凋零/滴落心口的雨珠”⁷⁶，“雨珠”这一意象隐喻衰退的生命力。诗人感受到死神随时到来，映射出对死亡的恐惧：“常常不知何故/一道强光透过窗帘/来到未醒的床榻/……/惊醒时/一室摇摇晃晃/……/雨珠串成项链/落花陪葬在河边”⁷⁷，感受到诗人对迟暮之年、身体病变、人生无常的感伤。

生命的缥缈短暂和现实的坎坷，让诗人知道人生有其无法掌控的部分，加剧其对人生悲剧的认知。在他看来，人始终“躲不过黑夜摇晃的影子”⁷⁸，“影”这一意象隐喻人内心的幽暗和慌乱。“阴影远离热闹/人群拉开红色布条/在一个沈郁的城堡/背靠着山，海风急躁”⁷⁹，即使我们远离人群逃离喧闹，“影”依旧与我们形影不离。

孤独情绪贯穿了《现》的始终，表示这是他普遍的生命体验。“和母亲同穴/空地的墓园/父亲忘记了我的影子一直在流浪”⁸⁰，早年家境穷苦、缺失父爱，尔后母亲永别，让诗人产生了无所皈依的情感体验，给予他形影相吊的孤独感。“风铃摇晃着归人的脚步/回家路上铺满星光/他走进电梯/指尖按错了楼层”⁸¹，描写了归家喜悦，“按错楼层”的无意识动作让人感受到诗人某名的落寞感。

“它曾在时光隧道/皱成一道风景/在无数风雨中/告诫了生涯的瓶颈/死亡的复活。而今/它又曾在梦中留痕/眼中带泪/仿若昨夜或更早/一根向风扬起

⁷⁶ 李宗舜，〈落叶〉，《现代李白》，页 444。

⁷⁷ 李宗舜，〈断线〉，《现代李白》，页 373。

⁷⁸ 李宗舜，〈末路〉，《现代李白》，页 350。

⁷⁹ 李宗舜，〈阴影〉，《现代李白》，页 134。

⁸⁰ 李宗舜，〈身影〉，《现代李白》，页 161。

⁸¹ 李宗舜，〈久别〉，《现代李白》，页 377。

的/稻草”⁸²，诗人以“稻草”屹立不倒、顽强不屈的形象，刻画自身为追求理想的悲怆而坚毅的人格。但对理想的实现抱着怀疑态度，“当初，我搁置梦的延续/从一堆残骸中找回了身体/后来，我推辞梦的来意/从无穷词句中颓废了自己”⁸³，表达了梦想的出口难寻。诗歌创作上理想与现实间的不和谐状态，无可避免地酿成了诗人内心的苦恼和失望，感慨“用一百年机件的铜齿/留守一个世纪的灯塔/海水不再湛蓝的天外/潮汐推着瓶中旧稿/上岸拓荒而去/一双翅膀再高，却没有/可以飞起的力量”⁸⁴，流露出坚守理想背后的孤独和迷惘。

第二节 生命反思：摆脱梦魇，找寻归途

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诗人说：

为生而生的密码/为死而死的葬礼/夭折的茅花曝晒荒地/初发的幼苗
枯干农田/如果潇洒的一路走过去/走到临崖深沉的大海/你在顽石
码头抛下碑影/也许这样深深回眸一笑/就是你的波涛，你的深夜。

⁸⁵

他选择潇洒地冒险，以胜利者的姿态迎接失败，抑或是死亡，展现了一种向死而生的生命态度。诗人认为人如同叶子般“顺着风向/悄悄掉落在黄昏的步道/陪同登山者脚步/那个时代的雨打芭蕉”⁸⁶，无法知道人生的旅途终会落在何处，但坚持等待人生的“凉风冲走”⁸⁷，则“繁华盛开的季节/也悄悄从蝉声唧唧的

⁸² 李宗舜，〈留痕〉，《现代李白》，页 443。

⁸³ 李宗舜，〈原貌〉，《现代李白》，页 198。

⁸⁴ 李宗舜，〈无形〉，《现代李白》，页 585。

⁸⁵ 李宗舜，〈回眸〉，《现代李白》，页 576。

⁸⁶ 李宗舜，〈转身〉，《现代李白》，页 358。

⁸⁷ 李宗舜，〈转身〉，《现代李白》，页 358。

后山/转身走了过来。”⁸⁸哀愁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逝，“淡淡的一点哀愁/被凉风刷新了表层/它轻描左边脸颊的皱纹/又爬到右边的脸颊/游览一幅移动的山水/从此灰飞烟灭。”⁸⁹

诗人以“梦游”比作内心的迷惘和慌乱，“梦游初醒时/我在手里随心所欲的/月光，看在眼里/翅膀飞得越高/晨曦露陷的光点就越近”⁹⁰，窥见诗人乐观又坚强、无奈又达观的生命态度。他告诉人要认识人本质上的柔弱和脆弱，“梦游的身影和梦纠缠/留下杂乱不堪的蜘蛛网/自身和梦再度纠缠，重新结网/把柔弱的那颗心悬挂在天空上”⁹¹，以梦游、梦、影和网的交错相连来表达某种冲突之绪，使灵魂被禁锢在无形压力之中，展现了诗人受到梦魇般的困扰而成为其精神重负。诗人直接了当地“重新结网”，表达人有能力解救自己，传达肯定自我的重要性。

另，诗人通过与胡子对话、胡子欲转动表芯的童趣想象，表露时间无法回返的现实，“没必要如此盯牢我/会说话的胡子/已经走入时间的表芯/滴答滴答地绕圈圈/任你怎么移动心中的机械/身体的语言和潇洒的外表/在地球的赤道转弯跳舞/也回不了/我们共同的年少。”⁹²“生命走到猫头鹰的屋顶/越暗越亮/……/看着腕表的长针短针竞赛/选择现在”⁹³，表征活在当下的豁达，传达着一种超越困境和死亡，怀抱着希望和永不妥协的观念，勇往直前、屹立不倒、积极进取。

⁸⁸ 李宗舜，〈转身〉，《现代李白》，页 358。

⁸⁹ 李宗舜，〈红尘〉，《现代李白》，页 354。

⁹⁰ 李宗舜，〈新月〉，《现代李白》，页 537。

⁹¹ 李宗舜，〈悬崖〉，《现代李白》，页 398。

⁹² 李宗舜，〈刮胡刀〉，《现代李白》，页 405。

⁹³ 李宗舜，〈现在〉，《现代李白》，页 343。

第三节 生命的超越性：“重回初心”

他力求在有限生命里实现个体生命的价值追求，其方式是通过写诗来“重回初心”，即将它视为撑持人生的精神信仰，并以诗歌来济时拯世，故对社会现实给予了莫大关注。

一、理想意识：对精神生活不懈追求

“我是蝴蝶/多变的翅膀/鼓起风华的夜景。”⁹⁴“蝴蝶”是诗人摆脱物欲，洗涤心灵后所获得的第二条生命。其心灵和思想如蝴蝶般，渴望在短暂人生中实现“最美丽，刹那间的/阵亡。”⁹⁵“毛毛虫的天线/装备着菌的金属/脱壳变身/发光发亮的再世蝴蝶”⁹⁶，示意自己终究会成功。诗人通过营造一个符合自身生命理想的想象空间来建构其精神家园，实现生命理想的归宿，是对美好理想生活的向往，也完成了由“自我”到“超我”的过程，实现主体的生命超越，是对生命活力的美好歌颂。

二、焦虑压抑的生存意识

“上班车队继续向前靠拢/没有警报/十里外有车翻覆/伤者逃离/伤者逃离血迹/翻覆的车祸现场/没有警报/上班车队继续向前靠拢。”⁹⁷开端与结尾重合，并一再强调“没有警报”，使诗中的疏离感和孤独感更加绵长。“上班车

⁹⁴ 李宗舜，〈褪色〉，《现代李白》，页 322。

⁹⁵ 李宗舜，〈褪色〉，页 322。

⁹⁶ 李宗舜，〈防护〉，《现代李白》，页 533。

⁹⁷ 李宗舜，〈伤者〉，《现代李白》，页 91。

队”和“伤者”可代表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模式，即忽略与周围的关系，透出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隔膜。

轻快铁内“扭曲的人龙/……进出口处的黄线/让排队的绵羊/找到终站的甬道”⁹⁸，人被矮化为会“排队”的“绵羊”，沦为人们生产劳动的动物，从一个侧面描绘部分群体的生存景象。此外，“夜归人一如往常/空杯对月/烧烤昨晚的油嘴滑舌/在将醒的梦游中昏睡/缩写一张焦虑壁纸/串成典当负债的清单”⁹⁹，表达部分人群为生存而晚归和阿谀奉承，而让自己陷入“梦游”般迷离恍惚的精神状态。

前路飘忽渺茫使灵魂空虚不安、痛苦扭曲。他深切体会了这种不可自拔的无助而代表这些人发声。望人们关注潜意识中已僵化和压抑的生命力，叫人思考当下生活状态。展示了他对都市人生命力萎缩消退的隐忧和关注。

三、忧国忧民的悲悯意识

他揭露政客的腐朽行为，如贿赂：“见到钞票走进来/官爷的眼睛发亮/什么番薯公义和正义/全扫进表层亮丽的地毯。”¹⁰⁰另，贪污给人民带来沉重经济压力：“池塘的鱼口渴/早晨的树少了露珠/挖掘的井没有地下水/拔猪的毛，它会叫”¹⁰¹，讽刺政客的吝啬。他告诫政客不要“不要隔岸观火”，否则“闹剧重演”¹⁰²，将是一种自我毁灭。

⁹⁸ 李宗舜，〈轻快铁〉，《现代李白》，页 493。

⁹⁹ 李宗舜，〈夜归人〉，《现代李白》，页 33。

¹⁰⁰ 李宗舜，〈官场〉，《现代李白》，页 476。

¹⁰¹ 李宗舜，〈二零一六年财政预算案〉，《现代李白》页 340。

¹⁰² 李宗舜，〈不要〉，《现代李白》，页 128。

《现》存在动物有人的行为模式的生命意象，其背后蕴含政治隐喻和讽刺。他运用日常所见的动物如乌鸦、螃蟹等作为当权者的象征。乌鸦“成群结党”¹⁰³和“争夺”¹⁰⁴，螃蟹“横行霸道”¹⁰⁵，苍蝇“传播怀中猜忌”¹⁰⁶，蟑螂“悄悄在橱柜里散布/政治史的竞选宣言。”¹⁰⁷它们性情各异、卑劣无耻，一种带有人性丑陋的生命力和无分是非的复杂。诗人以此表达了对当权者的冷嘲热讽态度和满怀愤懑的不平之气，展露社会的不朽。

“烈火莫熄”和“黄潮”都曾是马来西亚人民对腐败政府的抗议运动。

〈烈火莫熄〉再现了当时人民高举标语牌的场景：“疯狂游行队伍/大字报写到：/烈火莫熄”¹⁰⁸，展现了他们果敢不屈的反抗精神。〈黄潮〉“会说话的海洋/愤怒离开孤岛/……/从上游江岸延长/澎湃流成了一片黄潮”¹⁰⁹，通过自然“人化”形式表达人们的高昂情绪，展现扫荡一切阻碍的生命意志。诗人通过宣扬来肯定这种力量，因这是人们所面对的共同生存困境，故反抗在当时社会背景下是种社会责任，是生命群体在悲痛、愤怒和无奈后所形成的对生命意识的尊严捍卫。

他敏锐地察觉到马来西亚华族喘息的余地悄无声息地缩减，“婴儿出世的时候/看到窗外走过来/第一线阳光和/母亲的眼神/报生纸沾了脐带的血/姓名栏上写着：□□□/十二岁领身份证/条码上出现一行/模糊的简体字：二等公民。”¹¹⁰“模糊”意味着马来西亚华族“二等公民”的说法是模棱两可的，表达了诗人对马来西亚华族未来的忧虑。另，马华文学常用“落叶归根”和“落

¹⁰³ 李宗舜，〈乌鸦〉，《现代李白》，页 53。

¹⁰⁴ 李宗舜，〈逃生〉，《现代李白》，页 191。

¹⁰⁵ 李宗舜，〈谁在横行霸道〉，《现代李白》，页 375。

¹⁰⁶ 李宗舜，〈苍蝇〉，《现代李白》，页 54。

¹⁰⁷ 李宗舜，〈蟑螂〉，《现代李白》，页 45。

¹⁰⁸ 李宗舜，〈烈火莫熄〉，《现代李白》，页 35。

¹⁰⁹ 李宗舜，〈黄潮〉，《现代李白》，页 176。

¹¹⁰ 李宗舜，〈身份〉，《现代李白》，页 329。

地生根”来隐喻大马华族祖辈南下定居的心理变化。“巨树苍天长影/风暴中痛饮露水/小河的暗流汹涌间/岁月年轮积雪/冰冻小树频频向上”¹¹¹，表达了对祖辈艰难定居过程中雄强蓬勃、屹立不倒的精神品性的赞叹。“冰冻小树”则表达了诗人对我们民族新生代的生命力正衰弱的隐忧，加之现实因素而感慨这是“摇曳的落地生根。”¹¹²

四、自由意识：对生命自由的向往

他通过童年回忆来实现回归故乡：“从棕榈树的落叶/捉住深印着烂泥/脚踏车和足迹/粘着彼此身影/在童年的小路上/咿咿呀呀/翻身而过”¹¹³、“故乡的原味/绿树花凉棚底下/拦在瞬间。”¹¹⁴另，〈破晓〉¹¹⁵、〈追思〉¹¹⁶所说的“口音”正是故乡身份最实在的印记。他在访谈中谈及其童年回忆时，较关注务农生活的起早贪黑，残破的茅屋和沉甸甸的担子。但在诗集中则温柔地描写琐细闲暇的乡间生活，阐发对乡土美好事物的怀念。对故乡的回忆书写，本质上是对生命本真自由的念想。

他寻觅城市中所蕴藏的生命活力：

听鸟鸣啾啾，那是/每一个清早和自己/共处的晨运，白鞋沾黏了/
泥浆，是日子的声音/走过/倾听一个声音，来自/树干上的大鸟，
悟啊悟啊/……/还没看见太阳走出高楼的天气。¹¹⁷

¹¹¹ 李宗舜，〈落地生根〉，《现代李白》，页143。

¹¹² 李宗舜，〈落地生根〉，页143。

¹¹³ 李宗舜，〈约会〉，《现代李白》，页387。

¹¹⁴ 李宗舜，〈瞬间〉，《现代李白》，页488。

¹¹⁵ 李宗舜，〈破晓〉，《现代李白》，页455。

¹¹⁶ 李宗舜，〈追思〉，《现代李白》，页519。

¹¹⁷ 李宗舜，〈走过的天气〉，《现代李白》，页586。

通天树叶间/晨曦直透小窗帘/暖风吹身，那是爱慕/平添小房生气，
远望寮平。¹¹⁸

倾听和感受身边的天气、温度、风、声音等自然生命，用心体验大自然赋予我们的一切，随时随地与自然无碍地进行心灵沟通，传达城市与自然生活的和谐之美，展现人与自然的融合。诗人的理想生命形态是“每个人展翅飞航/白云和气流相撞/高空远瞻大海/一条河在丛林间放荡/一颗心在天空翱翔”¹¹⁹，为一种超越现实束缚所得到的精神上的升华，使生命自由舒展。

大自然的纯粹恬然有力地吸引着诗人的心智神思，激发出他对万物生灵充满关爱的生命意识。在自然万物的描摹上，诗人通过超常的搭配制造出陌生化效果，带出大自然的生命隐喻，呼吁大家呵护自然生命。“千百张哭泣的叶子/覆盖满地鲜血/老树和电锯激烈交战/轰隆巨响/一颗头颅倒下”¹²⁰，以一种战争的形式述出大自然面临死亡的时的反抗、恐惧和无助，隐喻生命力的消逝。

“一颗头颅倒下”这反常的搭配，形成一种突转的惊奇效果，让人心生惊愕之感。老树和叶子的命运与战争中士兵和老百姓的命运是异曲同工的，隐喻人们肆意破坏大自然，同利用武器厮杀猎敌，侵占弱小。另，他通过空气污染道出个体自然生物追求自由的精神诉求：“从鸟笼飞走的鹦鹉/吸收了天空大量/又大量的污泥和尘粒/自在返回地球的家/调色盘中/找回它的五颜六色”¹²¹，个体生命竭力回到理想居所，强调自由自在是万物本来的生命形态。

¹¹⁸ 李宗舜，〈远望〉，《现代李白》，页 590。

¹¹⁹ 李宗舜，〈翱翔〉，《现代李白》，页 277。

¹²⁰ 李宗舜，〈凿痕〉，《现代李白》，页 385。

¹²¹ 李宗舜，〈尘器〉，《现代李白》，页 357。

第四节 小结

孤独、悲剧、生存是李宗舜生命意识核心内容。

第一，生命焦虑：他经历过理想与现实间的巨大落差，加之身体病变、人生无常、迟暮之年让他产生死亡临近的恐惧感，感知灵魂的悲剧所存在的荒诞之处，是人难逃的命运。因此，他的小诗表现出寂寞感伤的情调，及难以掩饰的幻灭虚无感。“影”是他孤独彷徨的自我所外化的生命意象，随其心境之变而呈现不同形态，如“阴影”“身影”“影子”，以它们摇摆不定、若隐若现、似有似无的形态特征道出内心的孤寂苦涩。

第二，生命反思：他对自我进行审视并反思，承认生命的柔弱和人生而必死，但以胜利者的姿态迎接死亡和失败，将人生的孤独感和悲剧感化为他披荆斩棘、努力生活的勇气。示他“向死而生”和“万般皆苦，唯有自渡”的生命态度之转变。

第三，生命的超越性：他重视生命存在的本质，关注自我存在方式和意义。他坚守诗歌创作和通过诗歌来济时拯世，以实现个体生命价值追求。他热切地注视着现实，批判社会腐败现象，并为人们的反抗精神及捍卫生命尊严而欢呼，展现对生命困境和对国家及华族未来的忧虑，反映了对自由平等世界的渴望。“蝴蝶”是他针对理想而营造的空间和生命形态，寄寓了他无拘无束、生命短暂却璀璨的生命情怀。他歌颂大自然的朝气和朴素，强调生命要与“自然契合”，呼吁人们保护大自然，尊重与敬畏生命，期盼人与自然平等共息的生命景象。他的生命意识的思想内涵在于，即便身处深渊也要肯定自我，寻找生命的彼岸，维护人的价值和尊严，实现生命的超越性。

第四章 《现代李白》对纯诗的追求和超越

第一节 对纯诗的追求：自我真实表现

李宗舜早期主张为文学而文学，注重想象和情感及意境美的塑造，以表达自我感情为主，是非功利性的审美情感，体现了对艺术美的追求。它是西方象征主义对纯诗的核心理论。他们认为纯诗之界与实际制度无关¹²²，是独立自主的。它来自诗人的一种特殊精神冲击，为通过内心及精神的把握而达到“某种和谐整一”之自发自然的结果¹²³，内在依据是诗人心灵表现。

文学作品的生命底色来于生活。因此，里尔克认为诗不是情感或叙述，而是“经验”，它是诗人通过对世界的观察，并把这些记忆、感受、情感等化为自身的血液，在极难得的顷刻成为构成诗歌的一部分¹²⁴，表示诗是诗人的一种精神上的自由性创造活动，是其心灵与外界深刻联系，并紧密关注着“存在”的体现。梁宗岱认为这种感悟生命经验是纯诗重要品格。他说存于灵魂的一切经验终融为一种不可分解的对诗的直觉¹²⁵，即一种直觉思维，它是诗人经过对外界的辨认、洞察、体验及体验后获得真理的一种“诗性经验”的结果。¹²⁶

总之，纯诗注重诗人灵魂的歌咏，但它应受了“心灵的点化而升向飞跃的诗思”¹²⁷，使之拥有深刻而广博的内涵。这要求诗人拥有丰富的生命经验和

¹²² 瓦雷里，〈纯诗〉，黄晋凯、张秉真、杨恒达编，《象征主义·意象派》（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页68。

¹²³ 瓦雷里著、葛雷译，《瓦雷里诗歌全集》（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页309。

¹²⁴ 梁宗岱，《梁宗岱文集II》（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页28-29。

¹²⁵ 梁宗岱，《梁宗岱文集II》，页236。

¹²⁶ 梁宗岱，《梁宗岱文集II》，页154-155。

¹²⁷ 梁宗岱，《梁宗岱译诗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页203-204。

敏锐的直觉，才能在无限宽广的生活中捕捉到最为纯粹的美的境界，并洋溢着诗性智慧，启迪人发现生活的真理。它的实质是诗歌重要原素之一，体现了回归诗歌本体的诗学理念。

李宗舜返马后，积攒了感悟生命的经验，其生命意识随之丰富，促使其文学主张演变为“为生活而艺术”，回归到个体生活和诗歌本身，方才有了“诗与生命融合”的诗学观。他的早期创作生涯已显露了对纯诗的追求，但他曾自言早期的他是在“盲目地为文学而文学”，这意味着他对诗歌的理解是个体生命与自我的真实表现，并将它视为诗歌的灵魂，使其诗闪烁着纯诗的光彩。这种生命意识主要体现在他诗歌中追求发现自我、反思自我、超越现实和生命的自由意识，映现了他的心灵之境。如他在《现》中创造“蝴蝶”这一生命形态作为他与现实世界对抗的理想形象，使之成为自身信仰、精神寄托和活下去的力量，通过刻画自身理想的纯美世界来表征自己对诗歌艺术美的坚守。

他的纯诗所展现的画面与实际景物并无切实关系。如〈刮胡刀〉¹²⁸经过了起承转合的精心布局来包裹他的言外之意。刮胡子是一件日常的私事，诗人从这一眼前事出发来拉伸想象，通过与胡子对话带出了“时间无法回返”的诗境。再如，他再〈断线〉¹²⁹里凭借自身情绪节奏来构建结构，诗题和诗歌首句就表明了诗人内心莫名的焦虑和恐惧的情绪或感觉，再通过生活的自然现象作为意象，如“强光”“雨珠”“落花”等托物言志的方式进一步延伸并衬托了这种情绪。可知，他倡导从生活挖掘一种独立自主的美，而这些须建立在自我真情实感和体验。他写自己身为芸芸众生里的一个普通人，享受生命刹那间的苦乐悲欢，通过其细腻敏锐的触觉，从那些琐碎的、有趣的生活情节中发现生

¹²⁸ 李宗舜，〈刮胡刀〉，页 405。

¹²⁹ 李宗舜，〈断线〉，页 373。

活的美和乐趣，从中创造和寻找诗意与智慧。拓展了自身诗歌艺术空间，增加了诗歌表达个体生活及情感的自由度。

可是，他的生命意识里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绝望倾向，其小诗表现了个体生命的悲剧感和孤独感，传达着一种死寂无助的悲怆之感。现象学家卡斯登·巴切拉德认为，倘若作品出现“挣扎的灵魂”意象，表示这与作家的现实自我已有了本质上的区别。¹³⁰故而，他的这种生命意识是他释放了储存于自身内心的缺憾、痛苦和烦恼，缓和了内心的激情和压力的挤压，实现自我的满足感，利于诗人情感自我释放。《现》如同他放逐心灵的空间，对悲观情绪的无底宣泄造成他的部分小诗缺乏普遍而深沉的内涵。

第二节 对纯诗的超越：个体生命诗性展现

他生命意识中的悲悯情怀和博爱精神是《现》中的一个重要精神维度，具体表现为他拥抱现实生活和关爱众生，饱含了他笃厚的生命关怀。具有思想性与现实意义，拥有更为旷阔的意义阐释。如，他表达了对我国族群、政治问题的无奈和忧虑，批判了战争、官场上所展现出人的丑陋生命形态。另，他表征了人类利用、征服和改造自然的厌恶。前者加剧了人与人间的隔阂和敌意，后者使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他意识到其理想生命形态正逐渐消逝，故通过回望故乡寻找精神家园，又在城市中挖掘并实现与自然的结合。他潜意识中望将这两种文明连接起来，反映他在文化哲理层面上对生命存在的思考和关注。生命可敬，惟抹去人类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存观念，万物才能鲜活起来，传达了万物平等和万物和谐共处的愿望。

¹³⁰ 林广泽，〈20世纪海明威研究的反思〉，《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页4。

他察觉到存在的问题是人类共同性问题。他承认生命焦虑，但不甘于命运摆弄而反抗现实。他主张回归生命的本真，持着平常心和自然心，尽力过得充盈、潇洒、自由、乐观。他鼓励人们寻找走出生命困境可能性，在有限生命中争取自身存在价值，找到属于自身终极精神信仰。表达了生命的坚不可摧、执着不已和豁出去的决心，以实现人格的尊严和心灵的自由，满足精神的幸福。让现实人生趋近于海德格尔所言的“诗意地栖居。”

可是，他部分小诗晦涩难解、省略过多、无十分鲜明的思想取向，难以让人产生共鸣。如〈二零一六年财政预算案〉¹³¹，诗歌传达了一定社会问题，但诗的意象构不成完整的有机境界而让人感到匪夷所思，像在削足适履。〈脊椎动物〉：“梦中结网/深陷丛林/惊悸风暴是一场雪/静坐远望，镜中人/自身如兽：无身世/脊椎动物：四脚蛇”¹³²，“惊悸风暴”或为“经济风暴”的谐音写法，后面则将生活在如火如荼的人民比作动物。由于省略过多，难以将人与四脚蛇作联想。〈轻快铁〉¹³³诗人把人说为“绵羊”这么一个怪诞的形象，却只留在单纯依附人类生活的附属，没将“人”与“羊”间作更多思维和行为上的连接，“羊”成了一个瞬间即逝的意象。〈烈火莫熄〉¹³⁴直白且宣泄过余，深沉不足，成了口号般的呼号。

此外，他注重描写现代人的生命困境，或多或少反映了打工人的内心境况，让某些苦难和沉重被呈现。如写部分上班族普遍生存状况：夜归、负债、伪装等，述他们徒劳挣扎的苍凉悲哀。但是否做到了如实地反映了他们的处境和心境？本文认为他往往从个人立场和角度来窥探世界，在自身体验和情感认

¹³¹ 李宗舜，〈二零一六年财政预算案〉，《现代李白》，页 340。

¹³² 李宗舜，〈脊椎动物〉，《现代李白》，页 297。

¹³³ 李宗舜，〈轻快铁〉，页 493。

¹³⁴ 李宗舜，〈烈火莫熄〉，页 35。

识上探讨个体生存价值和意义。导致他未深入挖掘事物本质，在人性、社会等问题的探讨上，常带有认知上的片面性。这也导致他难以从更高的角度思考其他个体生命的存在，也就无法客观展现其他个体生命的有血有肉，他们所饱含的对生命的追求和生命的欲望。

第三节 小结

第一，对文学的意义：他诗歌的创作理念从“为文学而文学”演变为“为生活而艺术”，皆体现了对回归诗歌本体的纯诗追求，旨在他追求个体生命和自我真实表现。叙述主体经验参与到叙述过程中为其小诗创作特点之一。

《现》中，他在自身生命和情感的真切印记上，表达了自身对生命的认识 and 态度，是对日常生活的体悟和经验升华的结果。他倡导从日常生活挖掘一种独立自主的美，凭借自身情绪来组织诗歌结构，以其诗性直觉写出贴近生活平凡却又别具意蕴的诗。提高诗歌呈现个人情感和生活的自由度，拓展了诗歌的艺术表达空间，并且利于诗人情感自我释放。

第二，对现实的意义：他追求个体生命的诗性展现，人文关怀使其诗蕴含强烈生命能量，展现了对人类共同性命题的关注，具体表现为对自我存在现状、存在方式和存在价值的追问。他经过对社会和生活的洞察和反思，提炼出有关生命存在意义与价值的人生哲学。他强调万物间的和谐相处，让生命回归本真。并以实际行动鼓舞他人竭力超越自我，进入生命的最高层——对生命精神价值的探索 and 追求，使生活进入“诗意地栖居。”《现》所展现的这些个体生命体验并非是离群索居式的，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他关怀现实、同情人间疾苦所展现出的精神痛苦和灵魂焦灼一览无遗。

第三，对文学和现实的局限：他的诗作存在复写问题和信手拈来的粗制行为，如存有大量消极悲观倾向的诗作，并存在省略过多、晦涩难解、思想取向不明的诗作。《现》如同他的生命旅途中所记录的一系列潜藏于内心幽蕴的速写。他意识到自我重要性而审视和反思自我，在此过程中获得了心灵上某种“带血带泪”的精神慰藉和自我解脱。在本我、自我和超我的相互作用和撞击后，又让自己陷入孤独和悲观的境遇。由于写的是个人之绪，难以让人产生感情和精神上的共鸣。似于诗人自我情感的宣泄，让《现》拥有类于日记式的记录性特色。因他从个人角度来窥探世界，个人视野之狭隘和生命意识的片面性，决定了他无法深入探索万物本质，难以全面表征其他个体生命的心境和处境。追根究底，个人性之突出，造成他部分诗作缺乏普遍而动人的生命意识和内涵。

第五章 结语

第一节 研究发现

第二章中发现李宗舜的生命历程为其思考生命和创作源泉。他的生命意识不完全是对外在事物的描绘，也不是纯粹的于哲理的阐述，而是立足于其人生际遇。为自己发声，同时从生活寻常之态中连接人与人的统一，追求让人感同身受的诗性效果，以联系和提升人的生命意识。为他写小诗和《现》彰显“此时此地的现实”的重要原因。第三章中发现《现》呈现了他在日常中如何咀嚼人生百态，迷惘、焦灼、憧憬和执着，籍以表达他对生命焦虑、反思生命和生命超越性的思索，孤独、悲剧和生存观为其核心生命意识。第四章中发现他“为生活而艺术”的创作理念，是他对表现自我生命真实的纯诗追求。同时，他追求个体生命的诗性展现，为他对纯诗的超越。强烈的生命关怀，使《现》贯穿了悲天悯人的情怀。关注生命的存在，上升到具有普遍价值的人类共同性命题。如，选择精神，还是凡俗度日的人生命题。

从中发现，他忠于表现自身真切的生活感受和经验世界，故通过小诗来构建其情愫空间，其诗歌创作的艺术目标是通过个体生命对生命现状的关注来探求生命的本质。借着生命意识和诗性的跳板翱翔起来为《现》的显著特点。他通过童年回忆和回归自然的方式来找寻生命的本体，借助自我对孤独、焦虑的体验激起人们对环境、国族、人性等问题的关注和反思，并逐渐将它们扩散至对生命内核的终极性关怀。

另，他受童年环境、家人言传身教和个人经历影响，他的意志坚定，刚烈又朴实，思虑深远，构成他悲观与乐观，迷惘与抗争，无奈与达观，绝望与坚守并存的个性特色。形成他的小诗的多重性诗风，如写生活是平淡自然的，抒发自我是孤寂萧瑟的，批判社会是幽默风趣又辛辣尖锐的。另，他小诗的意象形态，随其心境之变而变。两者撑起了他小诗创作中生动、丰满、复杂的“普通人”形象，矛盾性格的相结合使其生命意识更加真实。生活本就充满复杂，这样更贴近普通人的内心世界和生活状态，符合他写小诗目的。

他的生命意识固然不完美，如他站在个人角度来窥探世界，使其部分小诗似于诗人自我情感的宣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后，发现他的小诗融合了自己独特的深入灵魂的透彻。他“向死而生，活在当下，坚守理想，返璞归真”的生活方式及精神观念为其精神乌托邦，示其小诗创作实质是浪漫主义精神。他认为生命终为一死，有其无法规避的生命困境，则在超越自身状态中获取生命存在的意义，实现真正的生命自由。传达了生命是超越性，而自己是救赎自我灵魂的关键。他生命意识的可贵之处，在于矛盾中挣扎，仍不断探索存在意义和价值，流露出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他的孤独和悲剧意识反衬出他精神坚守的抗争精神。他的生命意识超越了对困境的自叹和哀怜，特别是对理想的追求和自我的关切。在这物欲横流的时代，提升人们对日常生活和现实自我的洞察力、关注度和敏锐度。促发人们思考生存境遇和存在本质，在当下混沌世界如何拯救自身精神，启迪和警示他人思考“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存问题，寄予了对世界和平、自由的向往和美好愿望。

第二节 研究局限和建议

《现》体现李宗舜将对生活的体悟变为一种创作，说明作者主体性在其小诗创作中如何作业。另，他强调写小诗是为自己发声，其部分小诗含义不明、省略过多，脱离了作者生平、创作目的，对其小诗的诠释将流于想象而不具合理性。惟通过了解他的生命历程，才能更为合理地阐释《现》所饱含的生命意识。学界对《现》还不存在解读，本文对《现》生命意识的阐释可为解读《现》提供参考。本文的解读或存在不成熟性和过度解读的问题，可否全面表征其生命意识值得商榷。未来研究者可将《现》联系他的生命历程，往其内心世界进行更为深入的剖析，修正既有理解，进一步确立其生命意识。

另，《现》诗作水平参差不齐，呈现了他内心际遇、生存观等内心深处的真实之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的小诗既有重要文献价值，又有特殊审美价值。这是否是他小诗的美学风格？而这在马华小诗中是否为独有的特色？如若不是，未来研究者可把他作为个案研究，探讨马华小诗中如此的美学风格。此外，他坚守诗歌创作来实现个体生命价值，是文学中非功利性的精神坚守，蕴含崇高文学品格。马华文学中是否存在如他一样的坚守诗歌创作的灵魂苦斗者？这有待未来研究者一一去发现，从而丰富马华诗坛研究。

引用书目

专书

1. 陈大为，《马华当代诗选（1990-1994）》，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
2. 戴小华·柯金德，《马华文学七十年回顾与前瞻》，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1991。
3. 李树枝、辛金顺，《时代、典虑、本土性：马华现代诗论述》，吉隆坡：拉曼大学中华研究中心，2015。
4. 李宗舜，《插身而过》，台北：秀威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
5. 李宗舜、叶明，《风的颜色》，马六甲：凡人创作坊，1995。
6. 李宗舜、周清啸、廖雁平，《风依然狂烈》，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10。
7. 李宗舜，《现代李白》，霹雳：有加出版社，2020。
8. 李宗舜，《李宗舜诗选 I》，台北：秀威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
9. 李宗舜，《逆风的年华》，雪兰莪：有人出版社，2013。
10. 李宗舜，《四月风雨》，雪兰莪：有人出版社，2014。
11. 李宗舜，《笨珍海岸》，台北：秀威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
12. 李宗舜，《乌托邦幻灭王国：黄昏星在神州诗社的岁月》，台北：秀威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
13. 梁宗岱，《梁宗岱文集 II》，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14. 梁宗岱，《梁宗岱译诗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15. 杨松年，《战前新马报章文艺副刊析论（甲集）》，新加坡：同安会馆，1986。

16. 张光达, 《风雨中的一只笔》, 雪兰莪: 大将出版社, 2001。
17. 周清啸、黄昏星, 《两岸灯火》, 台北: 神州诗社, 1978。
18. 周清啸、黄昏星, 《岁月是忧欢的脸》, 高雄: 德馨室出版社, 1979。

专章

1. 陈应德, 〈马华诗歌发展简史〉, 戴小华·柯金德编, 《马华文学七十年回顾与前瞻》, 页 44-60。吉隆坡: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 1991。
2. 许文荣、庄蕙洁、王修捷, 〈天狼星与神州等: 中国性现代主义风潮的缔造者〉, 许文荣、孙彦莊编, 《马华文学十四讲》, 页 90-102。吉隆坡: 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 2019。
3. 瓦雷里, 〈纯诗〉, 黄晋凯、张秉真、杨恒达编, 《象征主义·意象派》, 页 64-73。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4. 张锦忠, 〈守着另一种灯光或黑暗: 追忆马华现代诗的逝水年华〉, 李树枝、辛金顺编, 《时代、典虑、本土性: 马华现代诗论述》, 页 21-40。吉隆坡: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中心, 2015。
5. 周作人, 〈论小诗〉, 杨匡汉编, 《中国现代诗论》, 上篇, 页 62-65。广东: 花城出版社, 1991。

译著

1. 尼采著、孙周兴译, 《悲剧的诞生》,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2. 瓦雷里著、葛雷译, 《瓦雷里诗歌全集》, 北京: 中国文学出版社, 1996。

期刊论文

1. 陈大为，〈神州诗社：马华文学的江湖传说〉，《外国文学研究》2013年第6期，页57-65。
2. 程国君，〈海外华文诗歌的精彩篇章——马华诗歌的诗美探索与世界华文文学的学科归属问题〉，《江汉论坛》2013年第4期，页94-98。
3. 黄华，〈椰风蕉雨话诗坛——从十年《蕉风》看当代马华诗坛〉，《华侨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页41-47。
4. 黄锦树，〈寻找诗意：大马新诗史的一个侧面考察〉，《华文文学》2014年第121期，页91-100。
5. 解昆桦，〈意象中国：1970年代战后第一世代诗人的国族符号建构〉，《文史台湾学报》2017年第11期，页131-150。
6. 李佳音、郭锦辉，〈文本分析法在教育研究中的应用〉，《国际公关》2019年第8期，页102。
7. 林广泽，〈20世纪海明威研究的反思〉，《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页2-10。
8. 魏月萍，〈迂回的关系：神州诗社与台湾乡土文学论战〉，《文化研究》2021年第32期，页73-102。
9. 温明明，〈“乌托邦幻灭”之后——论马华诗人李宗舜1980年代初的诗歌写作〉，《中外论坛》2018年第5期，49-56。
10. 杨守森，〈生命意识与文艺创作〉，《文史哲》2014年第6期，页97-109。
11. 杨威，〈访谈法解析〉，《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114-120。

12. 郑训山、刘明录，〈文本分析法在大学英语《高级英语阅读》课程教学中的应用探究〉，《昌吉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页107-112。
13. 钟怡雯，〈从追寻到伪装——马华散文的中国图像〉，《中外文学》2002年第2期，页115-229。

新闻和文艺刊物

1. 蔡桐，〈人造钻石与文学——访李宗舜〉，《蕉风》1982年第353期，页24-26。
2. 方路，〈李宗舜的香蕉戏码〉，《星洲网》，2016年10月5日。
<https://www.sinchew.com.my/20161005/%E3%80%90%E9%98%85%E8%AF%BB%E9%A9%AC%E5%8D%8E%E3%80%91%E6%96%B9%E8%B7%AF%C2%B7%E6%9D%8E%E5%AE%97%E8%88%9C%E7%9A%84%E9%A6%99%E8%95%89%E6%88%8F%E7%A0%81/>。
3. 李宗舜，〈诗人的天空〉，《蕉风》1989年第431期，页28-30。
4. 李宗舜，〈坐听杨平一席话——生活比梦更有力量〉，《蕉风》1993年第454期，页27-28。
5. 周清啸，〈走出象牙塔，走入生活中——谈李宗舜的诗〉，《蕉风》1989年第431期，页20-21。

书评

1. 渡也，〈永远不许相忘〉，见李宗舜，《李宗舜诗选 I》，页4-6。台北：秀威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

2. 方路，〈风向袋〉，见李宗舜，《四月风雨》，页 176-177。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14。
3. 刘正伟，〈出入乌托邦〉，见李宗舜，《逆风的年华》，页 9-26。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13。
4. 温瑞安，〈江山万里——评黄昏星、周清啸的诗集兼谈神州诗社几个人的诗〉，见周清啸、黄昏星，《两岸灯火》，页 1-16。台北：神州诗社，1978。
5. 吴岸，〈期待中的清亮天空〉，见李宗舜、叶明，《风的颜色》，页 288-291。马六甲：凡人创作坊，1995。
6. 辛金顺，《闲论李宗舜的两首诗，两种情怀的诗性言说——闲论李宗舜的两首诗〈音乐课〉和〈经典〉》，《秘响交音——华语语系文学论集》，页 149-156。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
7. 殷乘风，〈李宗舜的人与诗〉，见李宗舜、叶明，《风的颜色》，页 212-213。马六甲：凡人创作坊，1995。
8. 庄若，〈一或两座草庐〉，见李宗舜、叶明，《风的颜色》，页 16-22。马六甲：凡人创作坊，1995。

访谈

1. 访李宗舜，张婉芊笔录，Zoom Meeting（网络视频录制），2022年3月23日。

学位论文

1. 李树枝, 《由岛至岛: 余光中对马华作家的影响研究》, 霹雳: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博士学位论文, 2014。
2. 邱诗婷, 《李宗舜诗风演变和风格》, 霹雳: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本科论文, 2018。
3. 王文泉, 《神州诗社的文化心理特征》,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2012。

网络资料

1. 温任平, 〈神州诗社: 乌托邦除魅〉, 2012年5月3日。
<http://woonst.blogspot.com/2012/05/2012-03-06-1510-29420104198092624301974.html>。
2. 雨林小站, 〈李宗舜: 忙碌的诗变〉, 搜索于2022年2月4日。
https://freesor.blogspot.com/2012/06/blog-post_5407.html。

附录一：访李宗舜笔录稿

一、童年时期，成长环境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微妙关系

1. 您的创作和您的童年有什么联系吗？

李：在文学创作中，我向大家介绍我少年时期曾生活过的地方是美罗瓜拉美金新村，因我在这里拥有较多深刻的回忆。但我童年出生在安顺半港十英里路的芭地，它是我真正的故乡。我的童年记忆和际遇跟一般人不太一样，因为我是农家出生的，在芭地拥有自己的亚答屋，而且我是单亲家庭。我从出生到我懂事都未曾见过我的父亲，不晓得他长什么模样，从我母亲的口述中约略了解他。

我家里有六兄弟姐妹，我是老幺，所以我的母亲最辛苦。我们所在的芭地是比较低洼的地带，放晴之时土地干枯，农作物收成不好。下大雨之时，就像生活在水乡，对农作物的收成造成极大风险。年少时还曾经历过暴风雨，它把我们的亚答屋给整个吹倒了。当时我和我的姐姐还在屋子里，所幸来得及逃难，否则就被压死了。所以，我的作品中所描写的那些童年追忆，都来源于我深刻的童年经历。有美好的，痛苦的，失落的，更多的是一种孤独的感觉，因那时候尚未结交到朋友。

有时早上上课，下午就协助家人在农田耕作。看到家人那么辛苦，尤其大哥因此而放弃学业，我从小就学会了自立。早熟经历过的点点滴滴、用血汗换来孤独寂寞的感觉，潜移默化地对我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了有更好的生活，大概在我四年级的时候，家人举家搬迁到了瓜拉美金新村，觅地依旧从事

农活。生活环境慢慢地改善了，但我没办法转学，所以寄宿在故乡的朋友家，住了三年。那时候，我都是自己走路上学，大概 3、4 公里的路程。没有亲人陪伴的那种孤独、无助的感觉，反而培养了我独立的性格，文学则刚好填补了我孤独空虚的生命泉源。

二、返马后的文学创作经历

2. 为何从 1981 年开始，您从抒发个人情感转向“写实写意”的诗风特质？

李：“黄昏星”时期的写作技巧和写作方向都倾向于抒情，相对的抒情就比较自我。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美罗中华国民型中学毕竟是我在文学的启蒙时期，又恰逢走入辉煌的写诗年代，且和诗社活动牵连在一起，彼时男女爱慕之情最容易触动年少不知愁滋味的神经。那时写了相当多写意之作，纯真浪漫。后来我重新阅读过去那样的写法，我觉得真没有办法作出批判和检讨，那段年少轻狂的时期，非常自我也是抒情的。毕竟我尚未进入社会磨练的阶段，纯粹是文字的一种魅力抒发，更多的是自己在文学生活中的体验和感触。所以那时候接触的层面、题材的涉猎也不够宽广。

返马前，我经历了天狼星诗社和神州诗社分家，又经历“白色恐怖”导致神州解散的事件，这种突变使我的心情和在对待人事上，都有很大的一个转变。所以，我在 1981 年带着失落的心境回到马来西亚。回顾我在台湾已经生活了 7、8 年，我在想，为什么我花那么多时间在诗社的活动上，得到的是让人神伤的结果，心中萌生一种否定过去的感觉，但是刹那间又找回自己来了，所以 1989 年又大量写诗直到现在。刚开始回到吉隆坡时，一个人创业和工作，我从个人

抒情走向拥抱现实生活，不但是个转折点，也提供在创作上一个起点，一个人很大的转折，诗风的改变的可以肯定的。

我当时回到陌生的吉隆坡，一切从零开始，生活相对不稳定，创业失败而转向开德士，最后任职留台联总，才有了相对稳定的生活。如何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对社会和自己的关注，从中挖掘创作的题材，都是件不容易之事。如写“城市的生意人”“德士司机”这些生活中的体验，都是非常贴近生活的，但这不代表我的作品是写实的。我想结合自身经历和过去对诗的念想，也许会创造另一种崭新的风格。所以，生活和自身阅历相互交替影响，造就了我诗风的演变。它是经过感受和人生阅历不断提升所拼发出来的诗作，和我以前抒情的写法是有 180 度的转变的。为加以区分这种脱胎换骨，我说：“黄昏星已死，李宗舜再生。”

3. 该怎么理解您想写“有血有泪的诗”？

李：指从生活中一点一滴的认知，慢慢地体会而写出来的作品，真正走入生活，感受生活，并结合生活将它变成诗的语言的直视一种写法，我称这样的作品为“有血有泪。”那些都是诗人个人血泪的一部分才情的激荡，它是从血液里流出来的一种生活的态度和印记。

4. 您在《两岸灯火》里曾说：“诗几乎是生命的一部分”，现在依然如此？

李：那时候是充满理想而又动荡的年代，心中有很多向往的东西，要透过诗的语言表现出来。所以每天除了搞诗社的活动以外，就是想怎么完成一首诗，完成非常充满此时俱有生命力的诗。如今，诗创作必然是生命和生活的一部分，

也是推动自己往前迈进的动力。只是完成的姿态不一样了，以前是热情如火、涉世未深，现在是经过生活的历练和风霜，但还是对诗充满了憧憬，在创作中同样有期望，所以一直坚持写诗至今。

5. 有学者认为您更改“黄昏星”这一笔名为“李宗舜”，是通过“弑父”方式摆脱温瑞安对您的影响，重建自我主体性，请问您认同吗？

李：那时候神州诗社已经解散了，回到马来西亚后，和他再也没有很密切的来往，他对我的影响也越来越少。持这个说法的学者其实是在抬举我，事实上生活对我的影响更大。我比较认同要重建自我主体性，就是要磨练更精准的语言入诗，找到文字上真正自我的一种声音，择善固执，使自我风格更加清晰，让所写的诗更加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三、小诗创作

6. 怎么接触到小诗这一诗体？小诗多“小”？是否有自己的规范？

李：一个人如果从小诗晶莹剔透的思路开始写诗，以后尝试写长诗的时候，调整步调和节奏感，身份的转换肯定会加倍艰辛，所谓“写短诗难，写长诗更难。”我、周清啸、方娥真、温瑞安一开始创作时，就比较倾向于写中长诗，即20至40行以上。但是，毕竟我们创作有很多不同的经历，到了某个年龄层就想让自己多些铺垫和沉淀，写更加耐人寻味、耐人阅读和让人喜欢的小诗。一直到了2000年，我才真正地去经营小诗。我对小诗的字数没有特定要求，只要1-10行以内的皆可定义为小诗。

7. 为何说您对小诗创作有很大的企图心？

李：写长诗就好像我们走高速公路，我们要到某一个地方，可能有时间上的限制，比如须开车一个小时才能抵达目的地。此刻司机就要思索走哪一条高速公路是最好和快捷的。所以，我在写长诗的时候，就会想方设法去作文字铺排，经营意象，考虑字句和字句的衔接，行与行对接的节奏感等。创作小诗就好像，可能短短的两公里路程，但路上交通阻塞等状况，却要花两个小时完成，这两个小时就是我经营小诗的一个很重要的拿捏模式。我会思考走这么短的路为何用那么长的时间，可能因为堵车，那我就会发挥我对堵车的无奈之感，写我的灵光闪现。我企图用这种方式来营造小诗的晶莹剔透以及小诗的不容易写，将对时间上的紧迫感，对交通出现状况的无奈，对身边事物的一种批判做了一个非常精简的缩写，让小诗为我发声。写小诗最重要的是有敏锐的触觉，对语言的掌握能力，什么时候该停顿，最后划上句点。

8. 为何说“现代李白端庄安详/等我来填满”，并以“现代李白”为诗集名称？

李：“现代李白”其实是写我一个朋友，他长得帅气及留着长长的胡子。我们常常相约到巴生品尝肉骨茶，“现代李白”就是一首写给他的诗。其实以“现代李白”为诗集名称没有什么特殊意义。我不觉要一定要标榜什么，只是纯粹一个书名。李白也是我很喜欢的诗人。但如果读者觉得有什么隐喻和想象力的延伸，也是可理解的，因那是他们的解读方式。罗兰巴特说的“文本诞生，作者之死”，不一定要强加去要符合我的想法，我更倾向于作者的身影消逝在作品中，给读者扩大作品的可读性。作者只是把自己经历过的经验透过文字、意

象或比喻等来表达自身感受，作者不应该局限读者的想象和阅读空间。我期望读者从另外一种角度阅读我，让我的写作生命得到更多的升华。

附录二：李宗舜事迹长篇

年份	事迹	作品	评价
1954- 1967	<p>9月7日出生于马来西亚霹靂州美罗瓜拉美金新村，名李钟顺，易名李宗顺，祖籍广东揭西。李父李口，母亲邱海棠，父在其出生前已在森林里阵亡。排行老么，拥有三个姐姐，两位兄长。自小和家人生活在泥地的茅屋，依靠务农维持生活，早休晚归、不安稳的生活状况，使之倍感心酸孤独。小学安顺半港路十英里养成国民型华小，中学美罗中华国民型中学。</p>		
1968- 1970	<p>初中二认识温瑞安，开启文学之窗。华文老师温伟民，使其文学启蒙得以萌发。与友人温瑞安、周清啸等主编</p>		

	<p>《绿洲期刊》，大量抄录余光中、叶珊、周梦蝶、亚弦、张晓风等台湾名家之作来推广华文文学。</p> <p>“其实在早年的星马文坛，前述的诗人（笔者按：覃子豪、亚弦、夏菁、余光中、洛夫、张默、罗门、周梦蝶等）也对本地作家影响深巨；我们这些诗坛后辈，写诗的初期，整本《石室之死亡》、《五陵年少》、《迷魂草》、《深渊》都能背诵；而且在文学观都有着潜移默化的重大影响。这种贡献是众所周知的。”¹³⁵</p> <p>《蕉风》第 256 期〈事实与雄辩〉，叶啸认为余光中的爱国和中国意识影响黄昏星</p>		
--	--	--	--

¹³⁵ 李宗舜，〈坐听杨平一席话——生活比梦更有力量〉，《蕉风》1993 年第 454 期，页 27-28。

	<p>的创作。¹³⁶</p> <p>“接受笔者访谈的马华作家诸如温任平、李宗舜……，都不约而同地提及《掌上雨》对他们的文学评论与创作的启发。”¹³⁷</p>		
1971	<p>与绿洲诗社的五位成员一起转至美罗综合中学，但无正规中文课，遂在课余时间开始大量创作（十七岁）、编辑绿洲手抄本期刊来自修中文。最初以笔名“孤鸿”在《新明日报》的青园副刊刊登诗作，后使用温瑞安所取的笔名“黄昏星”，意为“黄昏最亮的一颗星”，继续在《学报》《蕉风》和青园副刊发表作品。</p>		
1972-	<p>加入温任平的天狼星诗社，</p>	<p>散文〈故事〉</p>	<p>“1974年写成的……”</p>

¹³⁶ 李树枝，《由岛至岛：余光中对马华作家的影响研究》（霹雳：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博士学位论文），页61。

¹³⁷ 李树枝，《由岛至岛》，页77。

<p>1974</p>	<p>任总务职。参与社内温任平主审的“唐宋八大家”的每月竞赛，作品有所精进。诗歌〈最后一条街〉曾获榜首。</p> <p>散文〈故事〉，发表在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p> <p>1974年秋，没获录取分发，遂赴台报名台北馆前路建国补习班，以个人身份自行准备参加联考。</p> <p>与温瑞安、方娥真、周清啸等在台共创《天狼星诗刊》。</p>	<p>入选温任平《大马诗选》</p>	<p>〈故事〉里透露的孤愤、挣扎、执着一方面固然感人，另一方面也令稍具理性的读者错愕：当一切向心灵迫压的打击越来越深、越多贝多芬的命运交响乐便在你底意识里响起；就在那个时候，你想起海鸥和仙人掌。打击可以，痛苦可以，黑暗也可以，就是没有诗的日子绝对不可以。哥哥不断叫你回家耕种，……回去快回去。不回去我绝对不回去。你告诉自己：你是不能回去的，你要和诗人在一起，你要在黑暗中寻找光源，照亮自己，燃亮其他的人。这两段话不啻是一个文艺青年的写诗宣</p>
-------------	--	--------------------	---

		<p>言，不顾现实利害的程度近乎‘呓语狂谵’（delirium），向海鸥仙人掌贝多芬寻求精神力量的支持，童騃的天真鲁直，离谱得令人哑然失笑。……李宗舜的散文集《乌托邦幻灭王国》什么都有，唯独缺思想，原谅我的直言，就是缺乏思想。他的个人性与思想性被《将军令》、《山河录》与温瑞安的日常言行和意见观点全给稀释掉，而不是稀释一下，作为调节。他的散文的可读性建筑在他的‘感情构成他大部分的思想’（明显的悖论）的真摯上。”¹³⁸</p>
--	--	--

¹³⁸ 〈神州诗社：乌托邦除魅〉，温任平，2012年5月3日，<http://woonst.blogspot.com/2012/05/2012-03-06-1510-29420104198092624301974.html>。

1975	七月参加联考，九月进入政治大学修读中文系，任政大“大学文艺”诗组组长。		
1976	获全校创作比赛现代诗第二名，“大学文艺”征文比赛现代诗及散文创作冠军。 与温瑞安、方娥真、周清啸等在台北成立神州诗社，任副社长，并担任中国青年杂志社社长，为两社的主编。		
1978	与周清啸在台北自费出版诗歌合集《两岸灯火》。他把写诗视作生命：“有不写诗就不能生活的心境，诗几乎是生命的一部分。” ¹³⁹ 高雄德馨出版社印行他与周清啸的散文合集《岁月是忧欢的脸》，因首次拿到著作版税而兴奋不已。	诗歌合集《两岸灯火》	“诗常以情悟道，而且是以情喻理的。……对自然对山水也正如中国神话的夸父追一般、夸父与太阳（无情自然）的关系，却不似西方的冲突对立的悲剧，而是由分至合，冲突只是追寻的过程而已，与大自然间仍是高山流水与天

¹³⁹ 黄昏星，〈两岸灯火〉，见周清啸、黄昏星，《两岸灯火》（台北：神州诗社，1978），页222。

	<p>“高二那年对自己所写的东西信心全失，又发现叶扁舟、许民强等虽然不在该校念书，但却写得很好，自卑感油然而生。”¹⁴⁰但是，“仍能继续地写下去，都是大哥瑞安的不断鼓励和赏识，使自己认清自己是在走一条正确的道路，各种坎坷崎岖，唯有自己去做不断超越和忍耐。”¹⁴¹</p>		<p>涯知音的关系，到最后仍是与大自然合为一体，同喜同悲。”¹⁴²</p> <p>“黄昏星出生于海外农家，自小与土地有亲息，感受到劳力本身便是喜悦。……（诗）有一深浓的情挚，好像是在烽火家园的情景，一个小孩在采花一样，苍凉是苍凉，但没有装作的哀恸，就算是天地无情里，他还是照样情真。”¹⁴³</p> <p>“阅世愈少，用情愈真。……对社里社外人家托嘱给他的事情，不</p>
--	---	--	--

¹⁴⁰ 黄昏星，〈两岸灯火〉，页 221。

¹⁴¹ 黄昏星，〈两岸灯火〉，页 220。

¹⁴² 温瑞安，〈江山万里——评黄昏星、周清啸的诗集兼谈神州诗社几个人的诗〉，见周清啸、黄昏星，《两岸灯火》（台北：神州诗社，1978），页 1-16。

¹⁴³ 温瑞安，〈江山万里〉，页 3-15。

		<p>管大事小事，就算是寄一封信，通个电话，教人练武，与人买电影票，莫不是欢天喜地，衷诚乐意的去办，故不迟到，不误事，不给人脸色，不自持身份，连喂狗吃饭、替狗洗澡，也自作一首怪歌，边唱边做。”¹⁴⁴</p> <p>李宗舜自小“与土地天生的联系，让他在对人生的思考过程中，形成有别于他人的包容、豁达、直率的本性和气质……看似孩子气和荒诞不经的个性，实则是他个性气质与故乡景物相结合后才形成的，……由于接触的人</p>
--	--	--

¹⁴⁴ 温瑞安，〈江山万里〉，页 9-11。

			情世故是极为朴素的， 从而孕育他……不饰雕琢的真性情。” ¹⁴⁵
1980	<p>9月26日，神州诗社主力温瑞安、方娥真被扣上“为中共非法宣传”而被捕，黄昏星则被审讯一晚后被释放。12月，神州诗社解散。</p> <p>李自言：“天狼星和神州是我七十年代生活的主要内容。”¹⁴⁶</p> <p>梦想的忽然崩塌，形成他的文学与心理创伤：“热血青年所追求之理想，乌托邦的人间梦土，竟在旦夕之间成了幻灭的王国。现在回想起来，过去神州诗社所依附的文学疆场，有着几许辉煌，</p>		

¹⁴⁵ 王文泉，《神州诗社的心理特征》（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硕士论文，2012），页8-9。

¹⁴⁶ 温任平，《神州诗社：乌托邦除魅》。

	<p>每个人所经历的波折和小小的灾难，在某种意义上，是大家独特共有的记忆，文学的力量把大家凝聚，最后大家也因文学而消散。”¹⁴⁷</p> <p>“沉思”后的“自我”觉醒：“一个整体的建构瞬间为之崩溃，最终被洪流淹没；带些悲凉和无奈，从此流失了当年保温的热度。或者说，这些一心一意投身和扑火的社员来不及整装历练，就提早和未知的突变相遇，最后是两头不到岸，热爱文学无法成就累累的硕果，最后还落得在各地流亡，流亡的心境像漂木，无根随风飘扬。……当思绪沉淀后，昼夜反复抽丝剥茧，理出一条更为明析的思路，</p>		
--	--	--	--

¹⁴⁷ 李宗舜，〈乌托邦幻灭王国——记十年写作现场〉，《笨珍海岸》（台北：秀威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页 167-188。

	<p>日月轮转，心中终于有了决定。我告诉自己，以后我将追寻属于诗人自己的天空，一条寂寞的长路，作为理想追求的终结。”¹⁴⁸</p> <p>于是，黄昏星改名为李宗舜，其隐喻即是内在诗风与诗歌观念转变：“我以前用的笔名，并不是我自己取的。是别人跟我取的，当然，这个人跟我也有很大的鼓励和影响……不过即使是这样，到最后我们应该回复自己的面目……自己取一个名字。……以前我是从肯定开始到肯定。这样子，我走的是直线。现在是先有否定然后才到肯定。……以前我认为，‘哦我投身于文学里面，就要把所有的精神都放</p>		
--	---	--	--

¹⁴⁸ 李宗舜，〈乌托邦幻灭王国〉，页 181-183。

	<p>在里面，甚至无条件去奉献去牺牲；对每一个人每一个团体。’我想我现在的想法就不一样了。我认为创作是自己的东西，是‘自我’。……像我以前，我就会很盲目地对某一件事情的投入，而现在呢，我有自己把握的方向。我以前的作品是走浪漫、抒情路线，以及以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为主。我想一个文学创作者可以表达的，不仅是自己的东西，外面有很多东西也是可以表达的。”¹⁴⁹</p>		
1981-1988	<p>1981年7月从台北返马，进入商界，协助台湾的一位朋友打理在吉隆坡的人工砖石生意。</p> <p>定居于兰花城，结婚，三个</p>	<p>1981-1983年刊登在《蕉风》的十三首诗歌作品。</p> <p>1989年刊登在</p>	<p>这十九首诗“明显让人看出这是另一个新的开始，而不是黄昏星时期的延续”，“无论在取材上及表现手法上，跟黄昏星时期已有很大的</p>

¹⁴⁹ 蔡桐，〈人造钻石与文学——访李宗舜〉，《蕉风》1982年第353期，页24-26。

	<p>孩子诞生。</p> <p>“神州”解散使“掌声成为历史，美梦变成真实，生活沦为巨石的压力”，于是李宗舜在1981年开始转向现实寻找诗意，认为应该走出象牙塔，走入生活中，探索面向现实的诗歌创作，“孤灯下，记录每一首有血有泪的诗”¹⁵⁰，意为创作具有生命力的诗歌。</p> <p>妻小要照顾，为生活奔波，在飘浮的生计中打转。决定不再询问文坛盛衰，过一些与世无争的日子。对此，李宗舜停笔五年（1984年5月-1989年中旬）。加之在台北罹病的身体（肝病）未</p>	<p>《蕉风》的十九首诗歌作品。</p>	<p>差异。”¹⁵¹</p> <p>“环境的改变，也改变了李宗舜诗歌的选材范围，他开始将笔触伸向商界乃至外面更广阔的世界。……很现实也很生活化的诗……写实性、隐射性和升华性……都有所涉及，是对其早年诗风的一种拓展。但是，……就处理诗歌与现实的关系而言，《蕉风》上的十三首诗歌深度和广度都还不够，诗人尚未参透现实的复杂性，在诗境的营造方面力度也还不足。另外，部分诗歌的</p>
--	---	----------------------	--

¹⁵⁰ 李宗舜，〈在历史的掌声中〉，《乌托邦幻灭王国：——黄昏星在神州诗社的岁月》（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页134。

¹⁵¹ 周清啸，〈走出象牙塔，走入生活中——谈李宗舜的诗〉，《蕉风》1989年第431期，页20-21。

	<p>痊愈，无大学文凭，找工作不顺利。适逢经济不景气，为养家糊口，驾半天德士近四年。</p> <p>“我几乎把所有文学的东西都抛弃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根本没有去接触”，“我的工作环境，不管是正面或是反面的，都给我的文学创作起了很大的影响。以前，我的态度是‘以文学为文学’，把文学当作很神圣的东西。那么现在我却觉得文学创作可以使人很开心，很舒服，而且可以提升人家的心怀。”¹⁵²</p> <p>1989年中旬，《蕉风》主编许友彬替李宗舜开辟“李宗舜专辑”，李在兴奋与惶</p>	<p>语言稍显拖沓。”¹⁵³</p>
--	---	-------------------------------

¹⁵² 蔡桐，〈人造钻石与文学〉，页 24-26。

¹⁵³ 温明明，〈“乌托邦幻灭”之后〉，页 49-56。

	<p>恐中接受这项挑战，大部分诗作是在德士生涯上完成，遂被马华诗坛冠上“德士诗人”之美称。</p> <p>“李宗舜专辑”共有十九首诗歌，其中〈诗人的天空〉可诗作李宗舜诗歌创作转折的写作宣言：他批评“诗人”脱离生活，只会坐在“一粒上升的气球”虚幻地“度过每个早晨和黄昏”，而对“世界在风涌云动”的现实无动于衷，仅在自身狭隘空间“编织他的白日梦。”¹⁵⁴</p> <p>他“呼吁诗人对现实的关注，宣导一种具有鲜活时代气息的诗歌美学。”¹⁵⁵</p>		
--	--	--	--

¹⁵⁴ 李宗舜，〈诗人的天空〉，《蕉风》1989年第431期，页28-30。

¹⁵⁵ 温明明，〈“乌托邦幻灭”之后〉，页49-56。

1991	任职保险杂志《代理商文摘》总编辑。	个人诗集《诗人的天空》	“《诗人的天空》（1993）一书中所录的18首写于1977年的诗作，其诗歌语言的凝练度，以及刚柔并济的能力，比起温、方二人，尚且略胜一筹。细心研读，可发现黄昏星在1973-1976年间，先后吸收了温瑞安侠义抒情风格，和方娥真那种情感纤细的笔触，再历经一番磨合，锤炼出自己的路数，1977年即是最关键的炼成期。……它们向读者展示了诗人出入古典与现代的能力，用一颗温柔敦厚的心，去承载壮志，有些诗句如阔斧却不显杀
------	-------------------	-------------	--

¹⁵¹ 周清啸，〈走出象牙塔，走入生活中——谈李宗舜的诗〉，《蕉风》1989年第431期，页20-21。

¹⁵³ 温明明，〈“乌托邦幻灭”之后〉，页49-56。

			气，有些诗句若细柳却不失暗劲，展现了有别于温、方二人的（另一种相对凝练、刚柔并济的）神州抒情风格。” ¹⁵⁶
1994	任职留台联总行政主任，他自言：“在上班的日子穿梭，衔接那断了线和台湾昔日好友的接驳。” ¹⁵⁷		
1995	担任留台联总学术性刊《跨世纪》总编辑。	李宗舜、叶明	“不少是抒发个人心怀抱的，是风格非常浓烈的

¹⁵⁶ 陈大为，〈神州诗社：马华文学的江湖传说〉，《外国文学研究》2013年第6期，页64-65。

¹⁵⁷ 李宗舜，私人电邮，2021年8月12日。

	<p>主张诗人个人情感置身诗内，以小见大，个人的小我可以是众生大我的缩影。¹⁵⁸</p>	<p>的颜色》</p>	<p>‘中年诗。’ ”¹⁵⁹</p> <p>“他诗中常带一份浪漫哀愁，一种不能自己的落寞感伤，深深感染人心。……感触沧海桑田变化的实情，以及不敢割舍，不愿分离的深沉忧思和眷恋”，诗歌“写己如人，写人如己。”¹⁶⁰</p> <p>“作者在通过生活画面形象表现体验过程中，出现以往生活经历的Flash Black，使诗呈现比较复杂或多层次的蒙太奇画面。这种手法……是源于诗人丰富的经历与深刻体验在创</p>
--	---	-------------	---

¹⁵⁸ 庄若，〈一或两座草庐〉，《风的颜色》（马六甲：凡人创作坊，1995），页 19。

¹⁵⁹ 庄若，〈一或两座草庐〉，页 19。

¹⁶⁰ 殷乘风，〈李宗舜的人与诗〉，见李宗舜、叶明，《风的颜色》（马六甲：凡人创作坊，1995），页 212-213。

		<p>作中自然的流露。……</p> <p>我觉得李宗舜生活经历的丰富性超过他的表达技巧，……所以作者提高技巧，作品必能胜人一筹。但是，作者的过于悲观的人生观，却可能成为艺术成就的真正障碍……期望看到诗人心中那片清亮的天。”¹⁶¹</p> <p>“宗舜的诗作最大的特色，是语朴意华，内秀质丽。……他深切了解单纯是繁复的包容。读他的诗，若遥望如黛的远山，在一线中蕴蓄了无数起伏的峰峦，在淡淡的一抹中涵容了无线的沧桑与悲凉。……另一个特色，就是弥漫于</p>
--	--	---

¹⁶¹ 吴岸，〈期待中的清亮天空〉，见李宗舜、叶明，《风的颜色》（马六甲：凡人创作坊，1995），页 291。

		<p>诗行间的中年情怀。……宗舜在回顾与前瞻人生历程时，感到无限的落寂与百般的无奈。……很少自怜自叹……从痛苦的沉思中并发出来的，往往是闪烁着希望的星火。……如果能重塑新颖的意象，避免‘河流’、‘鱼群’这些意象在不同的诗作出现，……意境将会更深邃高远。”¹⁶²</p> <p>“不甘于叙事性语言的直陈何抒情性语言的软化，有意借用陌生化的表现手法增强诗句的流动性何惊异效果，重组了这个刻板僵化的现实世界。除了陌生化，现</p>
--	--	---

¹⁶² 何乃健，〈在沙漠中吃心的人〉，见李宗舜、叶明，《风色颜色》（马六甲：凡人创作坊，1995），页 293-297。

			代诗基本的美学技巧， 如反讽、矛盾语言、移情作用、分些等，…… 运用得不落痕迹，相信 与他受过现代派洗礼不 无关系。……李宗舜的 诗语言已经不能再简约 为‘写实’。” ¹⁶³
1996		入选王锦发、 陈和锦《南洋 文艺 1995 诗 年选》	
2004		入选何乃健 《马华文学大 系诗歌 1》 (1965- 1980) 入选沈钧庭 《马华文学大 系诗歌 2》 (1981-	

¹⁶³ 张光达，《风雨中的一只笔》（雪兰莪：大将出版社，2001），页 66-80。

		1996)	
2006		入选叶啸《当代马华作家百人传》	
2008	李宗舜接受《南洋文艺》的采访时，回应“停笔”之因，另外讲述了最近喜欢的诗体：“停顿写作好像是一个人步入中年的最好藉口，理由非常堂皇，不外乎以下几种：家庭事业两忙，何来等待的雅致；没有灵感；不想写；写不出来。……写作和忙碌不是同义词，关键在于写诗的兴致，在怎样的情境完成才是重点。每个诗人的心中都有一把火，有时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有时慢热却长久，我两者都不是，我较随兴，想写的时候不舍昼夜，停产时 3、5 年吐不出一个字。许多关心的朋友常		

	<p>问为何停笔多年，忙碌和没有灵感不是藉口。灵感常向有准备的人招手”，“近来喜欢小诗的阅读书写，精灵剔透，意境高，常见惊喜之作。1972年创作至今，风格已定型，影响深远的，首推余光中、周梦蝶、郑愁予及洛夫，少年温瑞安第一本诗集《将军令》我最喜欢。……少年17岁单纯热情，诗潮汹涌，任凭追忆，也回不到写〈最后一条街〉的年代。真的，写诗是一辈子的事。从此再出发，也将以此而终。能怪谁，缪思的火种不断燃烧和蔓延，居君见余光中，周梦蝶还在延续诗歌传唱，穷追都赶不上的当下，唯有努力创作回馈，是为记。”¹⁶⁴</p>		
--	---	--	--

¹⁶⁴ 〈李宗舜：忙碌的诗变〉，雨林小站，搜索于2022年2月4日，https://freesor.blogspot.com/2012/06/blog-post_5407.html。

2010		<p>诗歌合集《风依然狂热》</p> <p>入选钟怡雯、陈大为主编的《马华新诗史读本（1957-2007）》，所选李宗舜六首诗歌皆创作于1977年</p>	
2011	<p>2011年以降的几年，沉寂多时的李宗舜，迎来其诗歌创作的第二个春天，先后出版了许多个人诗集或诗歌合集，成为马华诗坛活跃分子。</p>	<p>个人诗集《笨珍海岸》</p>	
2012		<p>个人散文集《乌托邦幻灭王国——黄昏星在神州诗社的岁月》</p>	

2013		个人诗集《逆风的年华》	
2014	<p>提出“写焦虑的诗”的诗学主张：“我是谁，谁能取代我。唯有诗，才能在焦虑中寻觅成长的硕果。”¹⁶⁵</p> <p>以诗来展现现代社会人与世界、生命与存在的紧张关系，并借以回答个体的主体性如何确立的哲学命题。¹⁶⁶</p>	<p>个人诗集《李宗舜诗选 I》</p> <p>《风夜赶路》，个人小诗集《四月风雨》，个人散文集《十月凉风》</p> <p>个人散文〈十月凉风〉收入进张锦忠、黄锦树及李宗舜《我们留台那些年》</p> <p>入选天狼星诗</p>	<p>“若以 1981 年为分水岭而言，他早期诗作抒情，后期叙事。早期古典，后期现代。早期语言优雅，后期通俗。早期写私我题材，后期写众生。早期理想，后期现实。打个比方好了，早期诗作像情人，后期像太太。”¹⁶⁷</p> <p>“宗舜的诗，总是缺少了黄昏星时期那份对语言的锻炼，意境和音色的掌握，口语的随意和直接表述，让他的诗丧失了可以咀嚼的余</p>

¹⁶⁵ 李宗舜，〈因为，没有遗憾〉，《乌托邦幻灭王国：黄昏星在神州诗社的岁月》（台北：秀威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页 153。

¹⁶⁶ 温明明，〈“乌托邦幻灭”之后〉，页 49-56。

¹⁶⁷ 渡也，〈永远不许相忘〉，见李宗舜，《李宗舜诗选 I》（台北：秀威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页 6。

		<p>作精选主编</p> <p>《众星喧哗》</p>	<p>味……语言趋向日常表述体系，音节和诗感弱化，一些书写生活体验的诗，流于直现，……如〈时代的潮流——游马六甲有感〉，以现实语言逼近历史的同时，却因说明性过强，导致诗语的透明性驱逐了诗性”，而“〈音乐课〉和〈经典〉（选自《笨珍海岸》），让我欣喜于其重新出发后诗艺的转换和跃进，特别是诗之肌质（texture）的丰润，断行间的节奏掌握，以及为诗制造出意义缝隙与召唤结构的特质，这使他的两首近作跃过了他之前惯于习写的原初语言，而展现出一个更开阔的诗性空间</p>
--	--	----------------------------	--

		<p>来。……宗舜这两首诗，言简意赅，诗的语言也展示了其美学价值的建构，抒情蕴借，志言成韵，然而其意象经营并未刻意雕琢，却能陈述诗语于一脉轴向，并设下了一些联想的空隙。这与他早前趋向写实与直露的诗有所差异，这让诗保存了诗性，也让诗重置于诗的语境中而具有其存在的意义。诗，在此回归到了诗的国度；我想，这才是宗舜创作这两首诗的最大成就了。”¹⁶⁸</p>
2015		<p>个人诗集《伤心厨房》、《李宗舜诗选</p>

¹⁶⁸ 辛金顺，《闲论李宗舜的两首诗，两种情怀的诗性言说——闲论李宗舜的两首诗〈音乐课〉和〈经典〉》，《秘响交音——华语语系文学论集》（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页149-156。

		<p>II》</p> <p>入选李宗舜主编的马来西亚潮籍作家诗选《定水无痕》</p> <p>入选辛金顺的马来西亚潮籍作家散文选《别在耳边的羽毛》</p> <p>入选温任平《天狼星科幻诗选》</p>	
2016	退休，持续阅读和创作，坚持每日一诗。	个人诗集《香蕉戏码》	他是“生活型的创作者。在他的诗中，处处可见现实中的身影，随时可感受他对环境、气候、人事的触觉，而且很准确的用诗语言勾画出来。更难能可贵的是

			<p>他的生活尽管不是风顺，而是经过许多问题、许多挫折，但回顾他的诗创作，却可以看到他……维持诗人具备的怜悯之心、关怀之情，以赤子之心对待人和事，……可能这就是他的本质”，这本新诗集“和他早期神州和天狼星诗社时期的作品，可说是天壤之别。他经历了文字和诗域无止境的研磨后，走向现实，带有现代性的语文，让他开拓自己不同于其他诗人的风格。”¹⁶⁹</p>
2018		<p>入选温任平、李宗舜《天狼星诗选：二零</p>	

¹⁶⁹ 方路，〈李宗舜的香蕉戏码〉，《星洲网》，2016年10月5日，
<https://www.sinchew.com.my/20161005/%E3%80%90%E9%98%85%E8%AF%BB%E9%A9%AC%E5%8D%8E%E3%80%91%E6%96%B9%E8%B7%AF%C2%B7%E6%9D%8E%E5%AE%97%E8%88%9C%E7%9A%84%E9%A6%99%E8%95%89%E6%88%8F%E7%A0%81/>。

		<p>一八盛宴》</p> <p>入选辛金顺 《马华截句 选》</p> <p>入选温任平、 张树林《天狼 星散文选：舞 雩气象》</p> <p>入选温任平、 潜默《天狼星 双语诗集选： 对话》</p> <p>入选朱文斌、 曾心《新世纪 东南亚华文诗 歌精选》和 《新世纪东南 亚华文小诗精</p>	
--	--	---	--

		选》	
2019		个人诗集《插身而过》 入选台湾九歌出版社的《华文文学百年选》（马华卷·新诗）和（马华卷·散文）	
2020		入选朱文斌、曾心《新世纪东南亚华文文化散文精选》	
2021	8月11日，拉曼大学中文系教授曾维龙，举办了一场线上“文学批评概论——与诗人李宗舜《现代李白》交流会。” ¹⁷⁰	个人小诗集《现代李白》	

¹⁷⁰ “与诗人李宗舜《现代李白》交流会”，拉曼大学中文系主办，金宝：拉曼大学，2021年8月11日。

<p>当中，李宗舜表示曾也觉得写诗可有可无的事情，但最终还是觉得违背了自己的初心。</p> <p>他对小诗创作有很大的企图心。小诗更能捕抓到刹那间的灵感，那种灵思被记录成短小精干，快感是长诗比不上的。它能开拓了更大的阅读空间。</p> <p>另，他表明自己想写出大家都读懂的作品，但又不想像白开水一样。《现代李白》的体验多是生活取材，如取材自新闻、疫情、生活碎片的现实等抒写。语言上务求要超越现实，利用语言陌生化产生特殊的效果。但形式上不用太局限，以让读者读出不一样的感受的诗</p>		
--	--	--

	<p>歌，产生多元意象。</p> <p>他认为诗人的作用是须驾驭于文字从中抒发。追求抒情诗，那种五味杂陈、却又有看法和思想的诗歌。让浓缩的语言，使诗中有故事和情趣让读者感同身受，流露个人经历与在现实环境影响下的耐读作品。</p> <p>诗集中，族群是诗中关注的重心，所以将其和诗歌结合，期望能在现实中有所激荡。</p> <p>诗人是悲观的乐观主义者，心理上虽是悲观主义，但生活上乐观的，用生活的悲观转换成乐观正能量的一面，以劝勉读者对生活无奈时要持有坚定的回应和毅</p>		
--	--	--	--

	<p>力。</p> <p>回应“过度解读”一说：他认为这不是误判、误读的问题，而是在于引申。读者透过自身的阅读，远远可以超过作者原意。他希望读者在阅读时可大胆跳出自设的框架，作大胆联想，这样创诗的多元性目的才能体现。</p>		
--	--	--	--